



Kolekto de Leteroj de Tikos

方善境书信集

— 致魏以达等

e-Librigita de Elerno

sept.2008

前 言

方善境老溘然辞世已经 20 年了，为他写一点东西或者做一点事，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我感到万分的内疚和不安，由于工作繁忙，我在这 20 年中没有写过一点东西。我与方老神交始于 1972 年 8 月，到 1981 年我在上海的一家医院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病重的方老，其间有十余年的时间。我不知道如何将一个如此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对世界语刻骨铭心的老人用一篇文章展示出来，我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将方老伟大的人格、近乎完美的品质用千言万语来表现。对于我，即便是方老在病榻上对我亲口所讲的唯一一句话“把世界语干下去！”，它的厚重分量我无论如何都无法用语言去演绎。是方老引我走上了世界语的正途，是方老帮助我大力提升了世界语的水平，是方老教会我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世界语者。我觉得，我应该把方老教诲我的整个过程展现出来，让所有的世界语者都来分享，并从中获得教益。这就是我把《方善境书信集》奉献给各位同仁的初衷，也是我对方老逝世 20 年深深的纪念。

1972 年，我读到方老给我的第一封信时，我在四川农村的一所小学教书，然后到了一所中学，继而读大学，读研究生，工作之后，教书、出国、从四川到广东的长途迁徙，破旧的东西扔了不少，家具也换了几茬，唯独方老给我的信件我一直带在身边，这是我感到特别欣慰的。在我的记忆中，受到方老教诲的世界语者在十数人以上，他们也因为与我相似的原因，或学习工作的变换，或工作地点的迁徙，或文革中的冲击，方老所写的那些弥足珍贵的信件大多散失。方老亲手

写给我的信件一共有 63 封，如果加上油印信，应该在 90 封左右。在这个集子里，我没有收入油印信，一个原因是这是写给所有的人看的，不专属于我和方老之间的私人信件，二是油印信由于当时的印刷条件所限，许多地方已无法辨认。这个集子中还收入方老致胡国柱、王崇芳、徐道荣的十余封信，有的是复写的，有的是尊方老之嘱转给我的，所以我也一并编入。

在方老的信件中，除了大量与我私人之间的交流外，还涉及到少数其他人的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已成为历史，但愿不会伤害到某些同志。为了展现方老与我之间交流的一个全貌，我没有割舍，希望能得到有关同志的谅解。

这个集子的出版圆了我 20 年的心愿，虽然我已在天命之年，我仍不会忘记方老当年的谆谆教诲。我至少还有二十年的时间，我会把全部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到推广世界语中，正像方老所嘱咐我的，“把世界语干下去！”

魏以达 (Ve jdo)

二〇〇四年四月十八日

1972 年

1972.08.26

以达同志，

恕我冒昧写这封（信）给你。我在人民中国报道社看到你的信和译稿。我在那里做翻译工作，而现在则因为肝炎在全休中，所以有些时间。你渴望我们社里给你帮助，但估计恐怕要使你失望。因为我社只管出刊物，而刊物的内容则由中文编辑部编定，然后译成世界语出版。而不是外面投来什么，选一些登上。除非编辑部正好打算用这一篇稿子，而你恰巧投来这一稿子，这才有可能用入。一般在时间上很少有这样巧合。你投稿几次均未用上，原因大概在此。我们过去也曾利用外力译稿但后来不搞了。

我只看了你的信，译稿未看，只翻了一翻。我觉得你的 Esp.水平比我们在解放之前的一般业余学的人要好一些。我想这是因为解放后，我们出了刊物和书，国内容易买到，因而阅读较多，这条件比解放前都要靠国外书刊为有利。但主要当然还是因为自己肯努力，肯钻研。要说缺点我看似乎在于有一些说法有一些中文化，当然不是通体如此。这个毛病我们出的书刊也有，这影响当然也就带给读这些书刊的国内 espistoj。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是自己有意识地随时加以警惕审查，另一方面要广泛阅读国外好的作品。但是到哪里去找国外书刊呢？这恰是一个难题。

我们这里是有一些书的，虽然里面的人阅读得并不起劲，但是概不外借。如外借，要增加很多工作，而这却不是我们的业务。

现在是对外工作不少，对内（教学、宣传）工作则没有。这种不平衡的情形总该有所改变吧？不过暂时还看不见端倪。

据我所知，在外面也还有几个人在钻研世界语的。为什么他们不想放手？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坚持搞这个东西？他们是如何学习并逐步提高语言水平的？这对我是深感兴趣的问题。我附记一张问题表，如果你肯详细加以答复，那是非常感激的。

Plena Vortaro 北京外文书店还有。这翻印本叫“世界语大词典”，定价 3.60，前些时我去看过，除此之外还有一本安徒生童话（卷一至三）及谚语集。其定价未看。翻印书不会公开发售。但凭工作证可以进去看，并选购合意的书。在外地大概新华书店的外文部，可能有附设的部门，也按同一方式供应读者。你可向重庆新华书店去看看，有没有。如果没有，可以向北京来买，邮购大概也是可以的，其通信处可以向新华（书店）打听。那地方我找得到，但是不知道其招牌和门牌，所以不能告诉你。我上面说外文书店，其实那是另有铺面的。卖翻印书的则另在一地，不挂招牌。如打听不到地址，我可以给你去代买。

关于国外读物问题，我想既然有几个人在分头钻研 esp. 似乎各人手上总有一些书的，合起来可能凑成相当数量，大家交换着看，也是一个办法，可以解决部分问题。我也有一些书，但都是些老书，新出的则没有。但是要有人做些组织工作。服务的对象，则只能限于严肃认真真正在钻研的少数人。否则工作太多会受不了的。一些不严肃的分子参加进来，借出去的书也会收不回来的。只有渴望读到书，而又深感书籍难得的人，才会认真对待，不让它垮下来。这是我最近在想的一件事。如果能找到二三个好事之徒，或许能够搞起来。但现在还未找到。我自己因为年龄大了（65 岁），身体也不太好，想的多，做的少。

湖北有两位 espistoj，也在继续用功，不想放手，我已和他们在通信。镇江也有一位，我去信了，却还没有答复。现在我又找到你的地址了。自贡也有一位他来信指出“世界语新词典”译语的一些错误，有空我也想去一封信问问他的情形。

我应该声明一下，我这封信只是我个人和你通信，并不是代社里给你复信。社里可能另有复信给你，如果打算答复的话。

敬礼！

方善境

1972. 8. 26

北京西郊向东路外文局宿舍 9-02 号
在重庆有六个 EPĈ 订户，零购的约卅人。在四川有订户 38 人，零购的廿人（估计在成都，小地方恐难零购）。但我不知道他们的地址。

又：Plena Vortaro 暂可不买，因为 Plena Ilustrita Vortaro 已出。

你的打字机如果是自己的，可以去修理行换键一个。把不常用的换成^（用小写地位）和?（用大写地位），并把那个键改成不向前跳的。这样先打记号再打字母就成了。工价不算很贵，大概一二元钱。既省事又好看。

1972.09.22

以达同志，

前寄一函已否收到？函中所说附记一张问题表，被我糊里糊涂，忘记封入了，很对不起。现在附在这封信里。

顺便告诉你一个消息，Plena Ilustrita Vortaro (P.V.的扩大)共一千三百余面，有可能复印出版。如果能够实现，将会在EP?上（十一或十二月号）假条通知。你如果是订户，请你注意好了。你如果不是订户，请告诉我，我当专函奉告。但是要印出来，则还要更过一段时间。

敬礼！

方善境

1972.9.22.

（附：问题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党派 学历

1. 学过何种其他外语？
2. 如何知道并开始学习世界语的？
3. 读过一些什么世界语书籍？
4. 是否订阅或购阅EP??
5. 是否在进修世界语，有些什么困难？
6. 出于何种原因坚持世界语不放？
7. 打算如何实用世界语？
8. 有和国外通信么？
9. 你在担任什么职务？
10. 有多少业余时间？
11. 现在主要用在什么上面？
12. 在经济上你每年可以买几元钱世界语的书？

13. 你知道还有什么人在钻研世界语？

1972.10.06

以达同志

24/9 来信收到了，很高兴。前次信中忘记附入的问题表，后来在 22/9 又寄到重庆去了，想你现在快收到了。

关于世界语，毛主席写过一个题词，是很支持的。其词为：“如果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么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我的体会，主席的意思是说：世界的前途在于无产阶级革命，各国民族之间的关系在于贯彻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在这个目标下世界语是可以利用，也应该加以利用的。所以认为靠世界语本身就可以导致人类进入大同，那是幻想。以为只要有善良的愿望和 esp.就不必革命，人类也能成为一家，这只会引导人民离开革命道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现有社会秩序，而不利于革命。另一方面，不作具体分析拒绝利用 esp.为革命事业服务，那也是错误的。作为一个革命者是应该利用一切工具和可能，来为革命服务的。如因为它还是一个新生的事物，而看不起它，那肯定是不符合主席思想的。

从主席的题词里，我们对 esp.更增加了信心，知道了应该走的道路。使自己的目标更明确，行动更具有明确的目的性，而不致茫茫然如盲人之骑瞎马。

不过事实上并不因为有了主席的题词，我们的道路就可以一帆风顺，不会碰到阻力和反对了。许多人对 esp.不理解，对新事物缺乏敏感，保守思想浓厚，因而抱怀疑、冷淡、甚至抵抗情绪的人是很多的。其中包括某些领导我们 esp.工作的同志。一切新生事物，在开始时，终只有少数人加以支持，这是规律。主席对此曾说过好一些话。而世界语遭受大多数人的冷遇，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承认和接受，其为时恐怕还会是很长的。两三代的时间恐怕也不一定会终了。这是不能不承认的。

有的世界语者为了和国外通信，有的在通信中还犯了错误，例如在困难时期向人家要东西。在各种运动中被怀疑、被审查，吃了苦头。因而有灰心丧气，洗手不干的。有的甚至，因此不满，更紧而堕落为右派。但也有还是坚持不移的。看来你没有和国外通信，也没有吃过苦头。但是要知道有这样一些情况，

请加意。因为一般人对 esp. 还不大理解，并且和国外通信，无法去外调。往往事情说不清楚，不免暂时要受冲击。

我们这里有一些人在专业搞 esp.，但很多人只是在外面，不大可能都是专门来搞 esp.。所以，为了搞 esp.，大都数人只能花力气、花时间、精神和金钱，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收获。所以坚持不放的，在很多情况下，恐怕出于这样一种想法：正因为大多数人不理解，觉得自己就更有责任为此而努力。只是因为这事情是好的，所以不愿放弃，虽然对个人来说没有什么好处，甚至要花时间精力，也在所不惜。

但事实是仍然是：革命工作是多种多样的，并不是这世界语一行，才能算革命而其它不是。而且世界语的专业工作也吸收不了多少人，像一切先驱者一样，他们终是为后人种树，自己享受不了乘凉的好处。

所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伤悲的是什么，都是需要弄清楚的。可以是为名为利，也可以是为革命，为某一理想。所为不同，所悲也就必然不同。

上面关于我对 esp. 的想法，对不对可以分析。另一方面也有待于将来事实来证明。反正我是这么想的。至于我写信给你，都谈不上什么支持。因为我只是想找一些和我大致想法相同的，认为 esp. 是对革命有用，可以为革命服务，而又愿意为此尽心力的朋友共同努力。因为群策群力，可以干出一些事情。力量分散作用就有限了。

鉴于在外面的同志最大的问题是看不到书。而看书却是提高语文水平的一个重要条件。我过去有些老书，在里面工作消息就灵，在收集一些书，比较方便。初步设想对于在外面而又肯下功夫的朋友，可以在这方面加以帮助。建立一个小型的书籍流通处，供那些同志们借阅。此外在阅读中可以协作收集一些材料。分工合作编译出来一些东西，为将来的学者提供方便。最要紧是提高水平，以应工作需要。我是指扩大 esp. 应用和有可能推广 esp. 上的需要。我认为这是迟早有可能的。此时正是准备力量的时候，要时可有人力和东西拿得出去。

要借书，其条件只是真肯下功夫，提高水平以求可以为革命工作，并在这过程中作些收集资料和别的研究、翻译等工作。所以，这里要求的是大致上的目标相同，至于有没有书可提供，倒是并不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还想搞世界语，那么我是找你也来出些力做些工作。如果你不想搞了，我也没有菲薄你的意思，因为为革命工作，并不限于搞世界语，做别的工作，也同样可以为革命做出贡献。

我很感谢你回我一封长信，告诉我许多事情。但我还想问你一些问题。你受的教育到什么程度？英文学过几年？可否具体告诉我。你在学 esp.是每天大致花了多少时间？

还有你在什么时候离开学校，走上工作岗位的？为什么现在任教还是暂时性质的？在“新田完小”教什么？现在教师似乎很需要，你所在的地方是县城还是农村？如果到农村去，在什么时候决定？在北京有些青年，由于某些原因没有从学校转到所分配的工作岗位上，从此脱离组织关系，成为社会青年。这就划归居民一类，以后就业由居民委员会安排，有的组织到街道工厂或其它临时性质的工作。逐渐转正。你们那里不知办法如何？

过去翻印过的书，最近我去看，只剩一种了。不知道是没有摆出来，还是如何？有机会时当去问问。P.G. 太繁复，可以作为参考，必要时去查查，那是有用的。

在打基础中，由 P.V.也就够了。但是到实际工作时，或在收集材料时，则有 P.I.V.就更好，因为后者收词多。P.V.我将来可以给你弄到一本，PIV 可以在以后看需要再买。

关于收集资料，我也没有好多经验和知识。最近和几位朋友谈起，很想把各人的具体的做法油印出来，交流经验。如果实现当寄给你一份，眼前还只是一个想法。一般都是随各人的需要进行，随各人的方便排列。我觉得这样每人分开做各人所得有限，如果合起来做，把各人的成果一交流，收效就大了。这也还只是一个想法，有待付诸实施。这个问题较复杂，恐怕不能很快就实现。

作诗法之类的书，国外出过一本。据我所知在北京只有两本。所以无法借给你。社里的书不外借。等以后有办法再告诉你。

诗歌我也没有研究。有节奏和押韵的问题。但是做到这一点，还仅仅是个形式。在文字上还要求精炼集中，在较少的字数中包含较多的内容。如果文字松散，对散文来说，也不太可取，更不要说诗了。因此为了凑和节奏和押韵，放进一些无关紧要的字，或生凑硬造的词，就起了破坏作用。要想出一些生动活

泼的表现力强的新鲜的表现法出来，但是要求文字依然是自然而不是造作的，所以这就比较难，虽然字数不多，正因为不多，就更难。歌词又要和曲相配合。要求乐曲中强的拍子和歌词中重音节相符合。歌曲中强的拍子，如在歌词中正好落在轻音节上，那就不协调。反之也然。所以能译诗，如不懂音乐也仍然难办。不过这一些知识，去学习，还是可以知道的。“知道”了和“做到”还有一段距离。这是需要付出劳动，下功夫的事。

关于诗律我知识贫乏，音乐我也外行。这两点且不去谈它们。就文字来说，*tre ĝojkantas, disenĵeti brilo, venkovolo, prospera iro* 都是有毛病的表现法。*akutaj sonoj* 是“尖锐的声音”与歌声配不起来。*fortodono* 是什么意思呢？*kiel ŝtono* 也是不好的，它起不了 *roko* 的作用。如说坚如磐石，用 *roko* 人家能懂，但 *ŝtono* 就不一定。这是语言习惯形成的。如说 *ŝtono*，可以给人以硬的感觉，但不一定给人以凝结巩固的感觉。心跳应用 *bati*，不能用 *salti*，虽然中文同是“跳”字。*vojeg'*和 *ĉe direktilo* 也不搭配，虽然中文可能是这样说的。

别的以后再谈吧，祝

好！

方善境

1972.10.6

重庆你知道有哪些 *esp-istoj*，请来函告诉我，不必写地址，在做什么，受了什么冲击，知道的并请注上。

1972.10.23.

以达同志，

十月八日来信承对提出的问题作了答复，谢谢你。

*P.V.*一定可以给你弄到一本。*PIV* 届时也当代为办理订购手续。鉴于你学习的热情很高，又有时间，从年龄讲也还年轻，抓紧在现在的时间努力用功，是有可能把 *esp.*学得比较好的。我看你中文也得去下些功夫。从翻译讲两种文字都要好，只学好一种还是不够的。当然在中国学中文，要便当些。你的困难是缺乏读物，我当设法借一些书给你看，一面看书，一面做翻译练习，在翻译中发生的问题在阅读中去谋求解决。阅读中看到的好的表现法摘下来，共翻译中使

用，这样进步一定会比较快。有些用法上的问题，可以在阅读中摘别人的用例，资料多了就可以分析比较其同异得出结论。学一种外语（esp.也是）要用这种语言直接去想，即直接去□□，直接去用它，不通过本国或已学的任何语言的翻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样才能摆脱别的语言的影响，所以发现 esp.的一切独特的说法，要加以摘记和学习，要尽量摆脱本国语的说法。可惜我们 EP?往往还要出现一些中国说法。所以要读一些好的外国的作品。

我们已出版了毛选第一卷的世译本。不知已见过否。又出版过鲁迅的小说选的世译本。后一本文字较好。可以拿鲁迅小说来作翻译练习。译出后和那个世译本去对一下，在比较中可以发现一些东西。不可能请人给你改练习，但这样比较，等于有人给你改练习。可以试一试。毛选也是。当然并不是那两个译本已经尽善尽美没有缺点了，但在学习过程中，是很可以得益的。送给你四本书和四本越南旧杂志。当于这几天内寄上。

Salutojn!

方善境

以达同志再鉴：

兹寄上书九本：

Plena Vortaro

Kio povas okazi se oni donacas surprize?

Fundamenta Krestomatio

Fajrolumo en la fronto

Sovaĝa Herbaro

Premiaj Romanetoj

Dua Rapsodio

Trai Rapsodio

Kvara Rapsodio

另杂志四本

给你阅读。1 和 2 送给你。其余可以慢慢读。哪一天读完了，告诉我一下（不必急于寄回），寄到什么地方，那时再告诉你。4 的作者大概现在倒了。这些书主要是为了学习语言，有的内容（其实别的书也然）要批判地看。看完后再

借别的书给你。希望你多找一些空隙的时间去看，不要耽误岗位上的工作。这一点希望你特别注意！

方善境

1972. 10. 23

1972.10.30.

以达同志

13/10 来信收到。十元钱的汇条也来了，我还没有时间去取。

你所说的小册子没有见到，因为我只作翻译工作，来信是不管的，所以见不到。见到是偶然的。这些东西社里不会保存的。你们在外面，如去搞 esp.多半是出自自己的愿意。我们这里大多数人，是奉调前来工作，对 esp.不一定有什么兴趣。

你谈的几个字略提供我的意见如下：

disenĵeta, dis 是接头词，加-en-没有必要。ĵet-i 是及物动词，这样便成 brilo ĵet-i 别的什么了。

venkvolo=volo de venko 这个词的本身没有毛病。但在句子里不知原文是什么，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fortodono, 同上。

没有见过的形式当然并不是必然错的，但同样也并不是必然对的。凡大家都认为是对的形式，你也照用那却错不了的。没人用过的形式，那就要求其合乎该语言的规律和精神。而且叫人容易懂。如果不大好懂，这就表示这说法不妥当，因为你讲话写文章终是希望人懂嘛。所以多读是很重要的。读别人的东西（当然是指好的文字），就可以知道大家是怎样在说和写的。除懂之外，还要求好懂，并觉得听起来读起来津津有味，这样才好。有些文字语法上无毛病，但人家不想读。这样文章就不好。

如果有些文字上的毛病，因限于诗的格律，难于改好。这无法是暂时水平还不够。诗有各种限制，不适宜于马上作为提高水平的办法。等比较有水平时再搞较好。我对于诗也不内行，也没有足够时间，恕我不能同你商讨。我意最好

先把散文搞得好些，基础打好，那时再搞诗。除了解似的格律之外，在多读一些好的诗，然后在自己译或写。则收效较快。急于求成，反而是弯路。

散文的翻译，可以试译鲁迅小说和主席著作。因为国内出有鲁迅小说选及不少毛著的世译本。把自己译的和他们一对照，看看有什么不同，优劣何在。这就用不着别人帮忙了。如果还有疑问再问人，则比较好办了。

冯文洛现在在外文图书社世界语组工作。李士俊也在人民中国报道社。索非好像台湾。

Kvankam 应与 tamen 搭配。用 sed 是不对的。我也常常犯这个毛病。有时已经知道了，不注意，又犯了。这是受中文的影响。两种文字一定要按其本身规律。一定要摆脱本国文字或其他语文的影响。

动词性的词根后加-o-或 ado，用-ado 则动作的意思非常明确。加-o 则不大明确。但在上下文可以帮助明确其意思时，也可用-o。konstruo 也可理解为 konstruaĵo，所以说的是其动作时，宜加-ad-。在你所举的例子中，studo 与 studado 是相同的。

感叹词有的语法书上也有列举的。oh, ah 都有人用。词典之外，要用也可以，但问题，人家懂不懂。所以弄得太五花八门是不好的。最好用大家常用的。那么其表示的感情，人家就容易懂。

敬礼。

方善境

1972.10.30

再者我于 1954 年参加工作，在这里搞世界语翻译也已有 14 年多了。未来京工作之前，在一个私营企业当资方代理人，所以成分属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未受大的冲击。有一个儿子在通县教书，现在一个人住在这里。因为爱人已去世八年。

1972.12.04

以达同志

十一月十日及廿日函已先后收到。我的地址是向东路，来信误写卫东路，因此有些耽搁，但现在才复你，则是因为近来忙了一些之故。你的来信有两件事使我高兴。

一、“一经上手就非译完不可”，这个习惯很好。因为我自己的缺点，就是往往只起了一个头，没有毅力做到底。这样很难做成功什么事情。我介绍给你的办法，原只是一个建议，一切当然要有你自己斟酌而行。

二、你把那些书的内容和形式区别开来。取其文字之美，而对其内容则加以分析批判。这也是好的。如果感于其文字之美，失去批判能力，连其唯心主义的内容也囫圇吞下，这就不好了。

鲁迅小说选已出过，收呐喊、彷徨全部及故事新编之一半。这书我将来当设法弄一本给你。现在并有再收的打算，并补足故事新编的其余部分。这样是全译本了。如果不急可候新版出来，买全译本。第一版文化大革命中停售了，所以你不知道。

送你的书，对我来说已无需要。有的因为备借其他朋友看，所以没有送给你。既不望报也不必言谢。有些朋友文化大革命中丢了不少书。我那些书竟然无恙，使之起些作用岂不很好。最近又向一个老朋友要来一些书，已请其直接寄给你五本。收到后望函告寄书的朋友。其中有一本 *Plena Gramatiko de Esp.*，可能是其第二版。这些书你可以留下慢慢看。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别的人要看时，希望你能借出来。

我上次寄给你的书，也不必马上寄回。我想尽量减少邮寄的批数，以节约寄费。因为书买不到，不挂号不放心。零零碎碎寄费用太大了。

焦风是我的笔名。

诗要押韵，我们常常感觉很吃力。但只有押韵，并不就是好诗。有的诗并不押韵。

你要我谈谈散文的写法，其实我自己水平就不高，能说什么呢？Zamenhof 说世界语有它自己的文体，自己的精神，而不是任何民族语的翻版。照此说法，

首先要把握住其精神，要写真正的 esp.，不要写披 esp.外衣的中文、英文、俄文，或任何其他文字。如果 esp.在这一点或那一点和某一语文有相同之处，这只是因为恰好相同，而不是以这某一语文为标准。Z 又叫人尽量写得 klara，你说的是什么，要人家一看就懂，不费力，不必猜。人家说文体好时，往往一 kristalo 作为譬喻。也是这个意思。玻璃窗揩得清清楚楚一层不染时，看出去，不是很舒服么。如上面又油腻、灰土、污迹，就看不清，不舒服了。文字也是如此，如用的词不恰当，句子结构不合适，含义不清楚、不切贴，这文字就逊色了。正确的词义只有在文章中才能够把握它。所以多读好文章是重要的。在句子的内部排列上，要求最能让读者了解你的意思。有的句子排列不好，理解起来就吃力。此外还要注意读起来顺口好听。并避免重复、太长的合成词和句子，以减少文体的笨重。总之是使读者不费力而得到享受。在表达意思时，有的能用极常见、极简单的词讲出来，又简单又清楚，又使人觉得津津有味。有的却做不到。这是文章就显出高下来了。因此要掌握较多的表现手段（这又与多读相关了），而且还能有所创造发明，去挖掘语言的潜在的表现力。这是熟能生巧了。这是掌握语言的精神后的事情。

我又的书，新的不多，大都是二次大战役前三十年代出版的。下次寄时，但尽量选一些诗和剧本。你可以慢慢读，注意劳逸结合，尤其不要耽误本身岗位工作！

插图大辞典可以预订了，现寄上预订单数张。请你转寄人似的 esp-istoj 叫他们去预订。你自己的一本我当在此代订代寄给你的。这书的预定单不能再 EPĈ 里夹寄。北京又不掌握订户的地址，靠私人关系寄，范围极狭。可能订的人（知道的人）不多。会否影响出版也不得而知。我们进我们的力吧，告诉尽可能多的人。

敬礼！

方善境

1972. 12. 4.

1973 年

1973.01.31.

以达同志，

去年 20/12 来信一直没有复你。现在又接到 24/1 的来信。我从 11/12 起恢复全天工作。每天下班回来有些精疲力尽。所以各处来信都积压下来。后来血压又上升了，先是半休两礼拜，最近又全休了（一周）。但我还是每天上下午去机关一次。一则是活动活动，二则是顺手也干一些事情。因为这些事，不去干，谁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紧迫性。不干就没有东西出来，只有主动去干一些。

我借给你的书，要等他人要借时，我才通知你按址寄去。我不开图书馆，只借给真正在钻研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学好 esp.，要使用时，拿得出人来），有些人并不真的在下功夫，学了几十年也未必能用，我没有余力为之服务。我那些书，都是老的，但丢一本，就缺一本，没法补充。但对真正在用功的人而苦于没有书的朋友，那却是主动提供援助。我借书给你的事，不要在重庆宣扬，但是可以仔细观察，如确有在下功夫的青年人，可以来信告诉我，我也可以把他列为服务对象。

你寄来四元钱也收到了（连前共存 14 元了）。但书印出却很需要一些时间。钱只好暂时存在我处。以后如再有买书机会，可以在重庆买。可能反而方便。但如觉得还是到北京来买方便，必要时我当然仍可代办。

我的工作经向领导建议，已改为做资料和提高新同志语文水平的工作。我已油印一份“进修与资料”的内部材料，过了春节可以印齐，将寄一份给你。你看了就知道，这一份内部刊物，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希望你尽力提供一些，这样这个刊内容就为充实起来，刊期也可以近一些。现在基本上唱独角戏，第二期什么时候出来，心中还没有数。

关于搞 E 运动我想泼冷水。因此另写一信，供参考或传阅。但这封信，只写给你个人。是 konfidence 的。

Salutojn!

方善境

1973. 1. 31.

附信：

以达同志，

听到重庆的同志很活跃，非常高兴。承询几个问题，我特把我写给上海各位朋友的信的副本一份附上。这个副本我是打算寄给武汉的朋友们的。因此传阅之后希望能于短期内寄到“武汉汉口群众二巷九号徐道荣收”。

此外补充如下：

EPĈ 刊物上印的说是 ĈEL 出版。其实 ĈEL 现在完全在停顿中，刊物这一摊并不管（关）ĈEL 的事（指对外友好活动和对内的宣传教学 esp.，对内工作方针上面从未决定因此实际上是“按兵不动”中。其实也根本没有兵，只上面有一个理事会，但全是名誉职）。文化大革命中就停顿了，招牌也卸下了。上面的领导机关对外文委党组，因文委撤销，连领导也找不到。所以一切无从谈起。我们社只管出刊物，别的不管，不敢管，也不许多管闲事。

PIV 之出版是图书社和一些个人奔走的结果。我们社没有出过多少力。我们社现在就是出刊物，但翻译人力不大充裕，病号不少。老的是衰弱有病，中年同志中有一个不幸生了癌，其前途可知。另有一个因故革斥。但是不会利用外力，因时间关系。图书社管出书，如有水平高的，他们倒有意利用的。但要文字水平确实高的，一般水平，他们自己不缺。

电台播音来信尚多，本来有可能增加时间，但他们好像胆小不敢承担，还是维持现状，人力不缺。

协会的理事会都是 espistoj。但杂志社图书社电台的当权人物都不是 espistoj。你们什么意见不要通过 espisto 来说话，这一些不起作用的。你们是革命群众是读者，有堂堂正正的身份可以向任何机关提出建议乃至批评意见，只要这是从革命利益出发的，而意见确实中肯的，于革命有利的。那就会得到重视和采纳。如果只是谈 esp.那最好谈谈我们刊物的文字，赞扬好的地方，严肃地指出

不足的地方。这是每一个革命的 *espisto* 对国家应负的责任。从这一点出发，说出话来是响亮的可以得到重视。

鲁迅杂文是应该介绍的，我个人非常赞成。但对我说，全无用处。你们可以向杂志社建议。甚至推荐具体的篇名，说明为什么选那一篇。如果说得有道理，我看可能会有结果。如果可能，甚至译好了，作为投稿寄来，又何尝不可呢？

至周志坚同志正在全力编撰汉世词典，不知能否烦劳你向他抄一份编撰方案给我？

既然重庆有不少同志还在热心搞 *esp*。我又想作曾经向你们进行过的社会调查了。现在附上问题表一张。如果重庆的同志们惠予合作，垦一一分别惠予答复，那是不胜感幸的。

我希望得到一个重庆 *espisto* 的地址，最好是住址适中，和其他同志联系较方便而又热心的。以便有什么消息可以互通声气。

我最近发现一位同志，是个非常下功夫的人。他从头至尾通读 *Plena Vortaro* 不下 20 遍。当然还读了其他许多书。这样下功夫，令人不胜佩服。他的专业是俄语，*esp* 是第二外语，但他决定对 *esp* 下功夫。

Salutojn

方善境

1973. 1. 31.

1973.03.11.

以达同志

19/2 来信早已收到。未即复为歉。

你提出来的资料分别好坏的问题，确实存在。但如果心中不存偶像主义，意识到应该有所选择区别。对所选的资料，有所保留或注明出处，并兼写上下文。这鉴别的能力自然会养成的。要写好的译语或说法比较难，但鉴别好坏就比较容易，这是为什么你一眼就看出 Baghy 的文字比 *EPC* 好的道理。开头时可能收了一些不可靠的，慢慢还可以把它们剔除去。自己还没有鉴别能力，把印

成本本的东西看成金科玉律统统收进去，玉石不分、鱼龙混杂，把这样东西变成词典印出来，这就害人不浅或无济于事，连把好一些的东西也搞乱了。编辞典与自己收资料的不同之处在此。如果原始资料注明出处，用起来，便可有一考虑。不大可靠可以不放进去，或加以注明这样就方便读者。如果混在一起，便成为沙里淘金大大费事了。

我们机关最近切了一些卡片。可以供摘资料之用。既活页又可穿线订起来（这样可以分类，也可以照拼音，随各人方便，排列）。将来打算寄一些给你。

Juvelŝtonoj 我本来在阅读中收集了一些。PIV 中因有互见，连类找出不少，碰巧有一本矿物学辞典，查得出其译语，所以收得相当多。

我们要译一个中国话的词或一种说法，往往感到困难。但在阅读中却往往可以发现有着相当的说法。所以一面译一面看，可以带着问题看，往往能得到解决。祈使这种材料随在多有，只是平常没去留心。如果留心了，没有问题也可以发现一些有用的材料的。大家都来做，集中起来就是好材料。

你希望 EPĈ 文字质量提高，最好看到有什么毛病，就写信到我们社里来。不要写在私信里。你如果在阅读中（最好多看一些好的外国 *espistoj* 的译著，同时也看中国的）发现说同样事情或情况，就其表现的方法的优劣加以比较，这是很有意义的。当然内容不同，雷同之处不一定有。但偶尔也可能会发现。“货比货”这是最能解决问题的。我不是说洋人的一定好，洋人之间也大有好坏。如果我们自己的东西有好坏也可以比。但自己的东西怕受中国语的影响有些难于判断。

我前次寄给你的 *Fundamenta Krestomatio* 请寄给古存华同志，有一篇译文要请他校核。他没有这书，所以请你寄给他。

周志坚如果语文水平不高（很可能是这样），有没有翻译经验，编出来的词典恐怕不一定有出版机会。我们也没有人有足够水平，给他或任何其他人修改。因为我们水平不高（新词典就有不少错误），只有再从头做起，防止有问题的材料进去，才有可能减少一些错误。等到把泥沙夹在粮食之中再去捡出来，不但比全搞费事，也可能还不如全搞有把握。我泼冷水，就是因为这个道理。不少人以为这是机械工作。如果真把它当机械工作来做，倒是好事情，决不应该轻视机械工作。如果把 PIV 译成中文（译得认真），然后倒过来是每一个词

都能很容易找到。这工作就很可感谢。但是编的人往往要加以补充，这样一来，弄不好，连原来的好处都减色了。

有一位同志（吴越）花了十年时间编好一本汉世词典，16开的纸分成两栏抄写，33行一栏，共728面。这已是第三稿了。但没有出版机会。

我从前寄给你的书，初送给你的核 P. V. 之外，其余的书看完请寄给：四川铜梁县一中邹辛愈同志。他也是一个下乡知识青年，初中毕业，19岁。书你可以陆续寄给他。寄给他什么书，来信时请告诉我一下。你收到的书如快看完，可以告诉我，以便再寄别的书给你。

到新工作岗位后，工作情形如何，忙不忙？望见告。

最近日本友好文化代表团来访。郭老曾接见，人民日报刊有照片。代表团中有一位是世界语者（德田六郎），所以胡愈之、叶籁士也参加了接见。胡叶都是世界语者。

Salutojn!

方善境

1973. 3. 11. 夜

1973.03.25

以达同志

古存华同志说可以给我校录 *Krestomatio* 中 *Unuel* 的文章，所以请把 *Fundamenta Krestomatio* 寄给古存华。

其余的书你看完了，请寄给四川铜梁县一中邹辛愈。此人也是一个下乡青年，初中毕业。从通信处看，可能也在那儿教英语。

你寄书去时，寄书人可写“魏以达代方善境寄”，这样他就知道是我寄给他的。你寄去了什么书请告诉一下。你可以慢慢分批寄给他。如果其中还有些书，自己还想看的话。

上海叶纲宇寄给的书中 *Plena Gramatiko de Espo* 是否是 *Kalocsay* 和 *Waringhien* 合著的那一本？是哪年出版，便中望提一下，不必专门为此写信。

天麻请不必买了。此药不容易买到，我现在也不需要了。但如果已经买到，那就请在当地出让给别人，如没人要也可寄来。北京是一定有人要的。

Salutojn!

方善境

1973. 3. 25.

1973.04.15

以达同志，

我已收到三封来信（20/3，30/3，5/4），现在才复你，为歉。知已有书十本寄邹辛愈，甚慰。那本 Gramatiko 你不要抄了，留着好了。1938 年大概是第二版。其第三版有三个分册，第一、二两个分册已翻印，其第三分册至今未出。第三版大概又有修改。上次问你，只是想知道一下，是哪一本书，哪一版。

寄来译诗，如“通信”能出下去，当印入不误。

我已通知武汉的朋友寄一些书给你。如寄来请把书目抄给我。我打算另外几鲁迅小说一本给你，这你可以留下作练习翻译之用，不必寄还。另外想寄两本诗集给你。这诗集阅后望寄还。

“通讯”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交流，相互提些意见，由此得到提高。我没有能力定稿。译诗的修改，最好由译者自己去斟酌。印在通讯中的译诗署名 Z 的，都已在不同的地方发表过。他水平比较高，但年龄大于我，身体不好，不好去麻烦他了。我有一本 Parnasa Gvidlibro 是讲诗的，现在在别人手中，将来还来，可以寄给你看看。武汉的朋友你如向 EĈE 投稿，将来便有可能建立起练习的。通信中发表有 W 的译诗，此人将来或许可以介绍你和他通信。但不知他有没有时间，愿不愿意。且待去信时谈妥了，再告诉你。

PIV 订数超过二千，出书已不成问题，只是时间问题。什么时候出来还不知道。你托订的两本书我都托外文局和 PIV 一并订了。出书后当寄上。现在还无消息。

Salutojn

方善境

1973. 4. 15.

1973.05.16.

以达同志，

4/5 函收到。

Švebo 和 stumblo 都是关于诗律中重音的移位之类。我过去说要寄给你看的 Parnasa Gvidlibro 中都有说明。这书还没有回来，请你再等候一下。

关于格律形式一方面。看 P.G.后，当可知道不少东西。但这终究只是形式，更根本却是内容。如只有形式，没有诗意，读起来味同嚼蜡。如有诗意，而内容不健康，那也成了玩物丧志。

ÊCE 几位同志很努力，但对其倾向我有些忧虑。我有一封信给他们现在附上一阅。我另外有两个短函寄给他们。一封是更正事实。关（于）世运的旧事，这类东西根本不值得登。另一封是看了第一期后建议三点。听说第二期六月份可以出来。“努力”一般说，是好事情，但仍要注意为什么而努力。这一点忘记不得！

你寄来的诗未转去。我想你如投稿，你将会直接和汉口联系的。编辑事务由徐道荣胡国柱在负责。李军是管发行的。我只处在赞助的地位，编辑上并不负责。

徐道荣来信，以寄上书五本，如收到，望将书名告我。因为他来信没有说。叶纲宇有几本 Maria kaj la Grupo，所以我请他寄一本给你。另有一本请他寄邹辛愈。此书看后你可以留下或借给重庆朋友看，不必寄来。

你和邹辛愈年龄差不多，如果谈得来，可以交个朋友。至于帮助指教那当然只能就其可能而行。不负什么“给他”多大“好处”的责任。不知为什么要我去信，所以我暂时没有写信给他。如果你有什么别的考虑，不愿和他交往，而又不便自说，那我可以通知他，因为你们之间，是由于我才联系上的。

又你说：“目前我正在走一条漫长曲折的路”不知指什么？

E 诗的格律我自己没有通晓，读起来对 ritmo 的感觉把握不出。押韵则比较容易懂。对于中国的新诗，更不懂，报刊上见到的，很少能从其中读出味道来。旧体中国诗倒反而能够读出一些。但文言在理解上比较难。是否理解的正确，也没有把握。读主席诗词有的就不大懂。

Salutojn!

方善境

73. 5. 16.

另几上越南出版的书四本。阅后不必寄还。我是捡来的。

附信：（复写稿）

同志，

十七日信收到。投稿的问题，我看慢慢会有人来的，只要刊物编得合乎大家需要。因为感到无用武之地的人是有的，想掌握好世界语的人是有的。他们一定会来支持，会来投稿，因为他们也有这个需要。所以把刊物办成怎样的东西，很重要。Zee, Pandiŝo 希望不大，因为年老有病。但如办得好，或许会手痒，也难说。把刊物寄给他们，就是一个无形的敦促。不必另外特加邀请，至于 Laŭlum 和老冯他（们）都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人，而且他们本身工作就很忙。我不宜去劝说，否则有些近于拆台了。他们自己愿意投稿，由他们自己去决定。我看不必靠老人们的招牌，看新人的货色好了。

我自己以寄上一篇，是从前写的，即上凑数，不只能用否？原来还写有一篇“此地无银三百两”和一篇“叶公好龙”，但找不着了，只好等它们以后自己冒出来。

EĈE 第一期我还没有在北京发。希望第二期出来，能见到已寄上的两封信，然后一二期一并发。这样比较好些。

我译的东西，毛病缺点一定很多，希望听到别人批评，以后看看有无改进可能。所以不必忙着就改，虽然有些地方，现在就发现有可改之外。我把整个“通讯”都是这样看的。希望是在于以后改进。批评意见集中到“通讯”好，还是两面都搞，或转到 EĈE 来。你们倒考虑考虑。我本来想法，“通讯”作为一个专题，油印的事，我们可以不管。省些时间，来做别的事，似乎比较合适。但我也没有意思，想搞“专利权”。你们想在 EĈE 上写文章也无不可。不过希望不要重新发表我的译文。希望只提批评意见，勿加称赞，尤其不要比较着来说。望能同意照办。如难办，则是否先不□这个题目？

我还是主张用打字，右边不齐，可以听之。打字机铃声响后，就考虑转行问题，则行末不齐之处，不致超过三、四个字母的范围，并无太大的毛病，国外刊物很多采用打字办法，后面让它不齐，□□□□□印刷，UEA 年鉴都有这样办的。行末不齐并不是太大的问题。我讲寄一份样子，供你们参考。这份样子是比较马虎的。如果加密一些，并采用转行不一定加短划的办法，则不齐很有可能基本上限制在二、三个字母之内。

关于搞什么，你们结论是不对的。第一，没有什么是保险的。第一期叶公好龙这类寓言诗，EPC^Ê上登过好一些。也照样被上过纲。保险在哪里呢？第二，你们对无限上纲，怕穿凿，抱着戒心。实际恐怕是反感。但戒心反感都不要紧，成问题怕是把一时的、局部的、并不代表正确的东西，当作□□代表性的东西。这样就混淆了一个重要的、根本性的界线。由此□□□□□一切事物，□各种问题，那是要导致大错误的。这种错误是实质性的，而不是属于有口难辨之类的问题。难辨的问题可以干脆不辩。中有水落石出之时。如根本看法有毛病，那就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危险。所以不嫌其烦，再加提及。同时代脉搏共同跳动，并不是十分简单，轻而易举，可以不需要一些自我克服的功夫的事情。

P.G.可于薛诚之同志看后寄来，Eterna Bukedo 和 Lingvo Stilo formo 可以留在你们那里（只要也借给别人看就行，因为我向叶纲宇索取时，讲明备借人阅读的，所以不好奉赠，但基本上留在武汉你们那里是可以的。）其余的书既然武汉也有其他在真肯下功夫的人，当然也可以借给他们（意告诉李军来拿）。但希望是真的在看，不要停留不动。使得有更多人可以看到。武汉还有哪些同志在搞世界语，很希望见告。（我在收集这些人地址。将来当抄上，以便寄E^Ê样本。）NordaPrismo 希望寄来，不要留下。

二次大战后的书我很少。机关里的，我管资料，但不能借出来。N.P.最近出了一期，但是去年的（不只是第几期）。协会没有编制。我们的机关则在想把协会的事推出不管。这情况希望慢慢会改变，但暂时没有办法。

我有一本 Ezopa Sa^ô 和 Engholm 的小说，稍后可借给你们。只有一个条件，要流转快，不停滞。哪里看得快，就先寄哪里。因为停滞等于冻结。

国柱同志想不久可来，他那里暂不去信了。

Salutojn

方善境

1973. 4. 22

1973.05.27

以达同志，

13/5 手书奉悉。知徐道荣寄上书五本已收到。书名也给。

我建议你第一应该把英语教学工作做好。不能为 esp. 而影响岗位工作。这是参加革命工作的起码条件。然后尽可能利用余下来的时间进修 esp., 所以要进修它, 也因为我们认为可以用它来为革命服务(malgraŭ iuj ne volas tion rekoni)。

进修办法我看先从多读入手(扩大词汇, 熟悉并掌握 esp. 的精神, 养成强烈的 esp. 语感), 同时作一些写作或翻译——世汉和汉世——的练习。练习不必太多。因为阅读花时间少, 而可看较多的书。练习有助于深入思考, 暴露问题, (再在阅读中求得解决), 但所花时间较多。练习不能没有, 但份量太多, 在从所费时间与收获比较是否值得, 应加考虑。究以怎样比例最合算可以通过实践加以决定。等到达到一定水平, 那时是实用的问题而不是练习的问题了。而阅读终是应该经常进行的。

鲁迅小说的翻译, 我看不必全部译。目的是看看人家如何解决和处理译语的, 自己又是如何解决的。比较之中可以悟出一些问题来。慢慢也可以养成能力, 批评地看人家的译文。到后来可以看汉语原作, 碰到难译的地方再去看看人家如何解决的, 这样可以少花时间。

译主席诗词也不必译全。我们现在的水平, 未必能达到理想。在通讯上油印出来主要目的是互相观摩, 互相批评, 得到锻炼。庶几可以提高水平, 能够译得比较好一些。不在于马上就能出成品。马上拿出去, 你想这样的成品能成么。我们的译作大都还在和格律作斗争(格律这东西, 看一些书之后, 比较容易明白过来), 但要战而胜之, 能在格律范围之内, 自由地、细致地用 esp. 来表达主席原作的思想和情境, 却不这么容易了。我们其实很有不少地方, 受格律限制, 是胡乱放入一些词来凑合的。很可能用“这是受格律的限制嘛”来安慰自己。其实即使允许你可以不顾格律, 但能不能做到上述要求, 使人读起来达

到像原作给人那样的感受也是成问题的。我这种看法，你看是否符合客观实际？

通讯中 X 是全译了主席诗词的。你似乎并不认为合乎理想。为了观摩和让人家提批评意见，有若干首也可以了。所以你可以把已译的寄来，不必求全。

通讯（二）还没有印，不知图书出版社最近有无时间。尚待联系磋商。见函即把你手上有的译文寄来，大概能够印入（二）的，如果他们有时间继续搞下去，即油印下去的话。

Salutojn

方善境

1973. 5. 27.

16/5 寄上一函谅达？

1973.06.13.

以达同志，

28/5 和 4/6 两函及寄来的主席诗词的译稿都已收到。你寄给我们社里的一份，也转到我的手里，不可能有什么下文的。

通讯（二），如果图书出版社的同志有时间，我想就把他油印出来，主要就是你的译文。提意见的人不很踊跃。

寄还两本诗集已于 29/5 收到，勿念。Parnasa Gvidlibro 据汉口来信已寄给你了，此信到时可能已可收到那本书了。此书还有人要看，希望看完即寄北京。此书 **Metriko** 部分汉口已有人译出，打算油印出来。所以那本书你不要费很多时间去抄了。其 **Rimaro** 最好也不必抄（怕你花太多时间）。王崇芳已编了一本 **rimaro**，我的想法，要抄最好合作搞，例如打字则复写（用好的打字复写纸）四份，以供同好。每个人分别搞太费时间。所以我预先告诉你。

进修第三期也打算把过去徐声越同志写的关于诗歌格律的一篇文章油印出来。进修第二期日内即可寄上。

主席诗词的翻译，主要请人提批评意见和相互批评。这样可以有所前进。开步时幼稚，不像样，不必怕。只要肯虚心学习一定会进步的。这才是根本问

题。所以和你的看法相同，多提批评，少作称赞。不要去做比较。那一首那一点，译得不好，就说出其不好地方，提出批评好了。不要和别的译文去比。

你的译文拟照原样放入。我的方针是一概不改动。不妥之处请大家提意见。因为我没有能力改。

你觉得汉口寄来的五本书，文字不如以前寄给你的。当然作者不同，文字自然有优劣。你可以看情形办理，文字不好的就翻阅一下算了。文字好的多读读，读得精些。写作、翻译和阅读，比例如何，可视情况而定。我是主张多读些好的作品，不要只读 EPC。你看鲁迅小说集的译文比 EPC 如何？也不要只读中国人的，也要读读人家作品。

你花一个月时间，把主席诗词全译了出来，这干劲是很可贵的。在这些就不能用阅读与写作该维持什么比例，这样一个框框来限制了。总之，可随自己情况而定，但阅读好作品应该是经常的。当然书有困难，这是可以多读一些好的，已经读过的作品。好作品百读不厌，读一次有一次收获的。

寄来的书你读过后，对于文字和内容，可否写些简短的意见夹在书中，工艺后的读者作参考？

知己和邹辛愈通信。希望你们彼此发现可以做个朋友。如果时间少，不能给他什么帮助，我看可以直说。因为这多半也是实情。

salutojn

方善境

1973.6.13.

1973.07.11.

以达同志，

30/6 来信收到。P.G.汉口来信说已经寄出，最近想可收到。如果还没有收到，可请写信给汉口群众二巷九号徐道荣。问他究竟有未寄出曾否挂号，请他查一下。请他直接答复你。

胡国柱的 Metriko 笔记是想要油印的，但写蜡纸油印的问题，暂时没办法解决。他们搞一个 ECE 已经有些招架不住之势，原说六月内可出。现在七月开

外还未见出来。w 的 rimaro 原无油印打算。如果能油印出来，其目的无非供诸同好，或赠阅或取些印本，那时你一定有机会弄到的。

PIV 已印好，正在等候装订，还不知已否排上队动手订了没有。想来终不致太远了。一经收到就会寄给你的。

书评我只要你写明文字好不好，像“明白易懂”、“文体优美”、“文字晦涩”、“表现生动”、“读起来引人入胜或沉闷无味”这类一两句评语就够了。如果颇有所感当然也可写得更具体一些。内容方面也如此。这可从又无教育意义或只是讲趣味，以及缺乏阶级观点，有和平主义倾向，或是有某些反动倾向以及如此等等。使人大体知道一些内容与形式二方面的大概就行了。不要为此花很多精力在上面。但以后读别的书时随时从这些角度加以注意也可养成自己一个批判的习惯，免得囫囵吞下，失去头脑的清醒。我寄好些书给你看，主要是从学习语文出发。但这些书在思想意识上，不免有种种问题的，有了一些戒备，就可以免之受其侵蚀。

关于转写方案，你可以不必花功夫去想。EPC^h 这个方案，当初匆匆草拟出来，只有在里面工作的五六个人讨论一下。决定时只以一票之差通过，事前未广泛征求意见，这做法就有问题。提意见的人很多。虽想加以修正，但因鉴于过去闭门造车，少数人决定。修改是究竟如何办理，其程序如何，实为问题。而现在没有个公开讨论的地方，“进修与资料”也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地方。所有外文将来可能都要改用汉语拼音。到那时，就取消这个方案。文章中用汉语拼音，另用括弧注音，其注法可各行其是。打破 EPC^h 决定一切的这习惯。EPC^h 不要自以为有这个权威，别人也不要把它看成权威。EPC^h 凭什么能有这么大的权威？

武汉的几个人大概也非常忙，所以没有回信，也可能他们打算在刊物上用某种形式作答。我寄去十元钱，至今没告诉我收到没有。这一点要体谅他们一些。但对刊物上出现的倾向，如有不适当时，要提批评，这要严格一些。你去信他们是收到了的，给我信时曾经提起。他们业余搞，各方去信一定会逐渐多起来，一一作复确实是一件很大的负担。

Metriko 笔记的油印看来已经无法负担了，已来问我，不知外地可有人能负担起来。他们实际上大概就是三个人（又无第四个就没听说）其中胡国柱是在

黄石，有时候也到武汉来。还有一个李军住在武昌郊区，他们互相碰头就很困难。李军在学校还担任行政工作，现在在现学英语预备当英语教员。其紧张可知，我知道此事已提醒他们这样会把李军压垮的，得另外找人。另外找人说的容易，找起来是不容易的。

钱他们现在不缺。缺的是人力。你不必寄钱去，收到第二期后，按他们规定寄些邮票给他们好了。（不要急大数的邮票）

E[^]CE 的目的只是对各地在自学 esp. 的朋友提供一个共同的学习和练笔的园地，不搞运动。主要是学习和练笔，也不能完全脱离政治，所以我反对他们太多去搞古典东西。因为这实际是在避开政治。当然也要防止自吹自擂，互相吹捧。

第一期的调子我不太喜欢，请不要看作这个刊物应该像第一期那样办下去，我把去信的底子寄给你看，也是这个意思。

敬礼！

方善境

1973. 7. 11.

1973.07.19

以达同志，

七月五日来信收到。P.G. 知尚未收到，已去函汉口向徐道荣同志询问，当可促其注意，但也可能现在他早已付邮。

关于转写方案，有很多人提出过批评意见。这里面包括好几个问题，我也认为要修改，但如何修改，即其修改的程序如何，也颇有一些问题。我曾将各方批评意见及存在问题汇总起来写成材料，以便进行讨论。但讨论却没有场所，最后该如何决定，也没有一个权威性的组织来作出决定。所以感到不好办，没有进行下去。但 E[^]C 的人最好自己承认并告诉大家，它并无多大权威性，最好不要把它看成权威。党和政府有权威性，但在这里搞翻译的人不过是技术人员，有什么权威性呢？把这一点讲清楚，是很有必要的。

“进修”的中文部分过去由外文局打字室给代打。现在他们业务忙了，不能代打了。可能以后有些难办，（三）我原打算把徐声越在“人民世界”发表的一篇关于诗歌格律的文章略作删节油印出来，现在把发交打字的原稿退回来了。还不知道以后怎么办。

人家对我们的工作提批评意见，有的对，有的有些过分，这是常事。对的我们就应该接受，不能接受自然也要坚持我们意见。我们自己的意见也往往有分歧不一致的。

PIV 已出版，“300 句”也买来了。近日挂号寄出了。还有一本日文书没有出版。你寄来 14.——，除 PIV6.70，300 句 0.90，邮寄费 0.60，还存 5.80。还有一本书定价没有多少，将来还有余存，是否等那本书出后把余款寄回？

Salutojn

方善境

1973. 7. 19.

1973.08.18.

以达同志，

13/8 信收到。估计暑假快满，你一定回校了，所以此函仍寄彭水。P.G.已查明，因包扎不牢到重庆就散了，致生周折，幸已查到。可能目前可以寄到。看完寄回，不要耽搁。但开学时可能较忙，也不要先去看书，耽误你的本职工作。PIV 和 300 句两本书已先此寄彭水，并有一信，回校后想已看到。还有一本未出来。

EËE 第三期已出，这次特别快。Ŝ, K, R, 已决定停止连载，他们在要钱了，你如愿意看，可以寄些钱给他。你在我处还有余款（有多少上次信中已告），决定数目后可告诉我（同时通知他们），我可以照寄。存华同志打算月捐两元似乎多了一些。他们账目每期公布收支大数。可以看其情况，决定数目。同时注意其倾向，随时提批评。大家关心，可以帮其改进。

重庆通知中看来古是比较踏实的。先读书打好基础，这个方针是对的。不这样，容易成为空头的 *espistoj*。这样的人实在躲得很。这与我国和别国 *espistoj* 接触少，书买不到，也有很大关系。

Neordinare longa 提出的问题，我如有时间打算写一篇东西，不是批评他们有批评 *EPC* 倾向，而是谈文字的本身。

毛选卷二已复印，争取十、一出来。鲁迅小说集（全译本），希望在年内出书，能否达到这个打算。图书出版社在努力中。这两本书定价不知道。你如要买可告诉我。在我处的余款也可以抵数。

祝你身体好工作好！

方善境

1973. 8. 18.

Pekino 4/11/73

Kara kamarado,

Mi konfirmas la ricevon de via letero datita 4/10 kaj la libron *Parnasa Gvidlibro*.

K-do Z estas pli aĝa ol mi kaj suferas pli altan sangpremon. Tial mi ne povas tro multe peti de li. Li tamen donis tre detalan kritikon kaj konsilon pri la tradukoj de poemoj de Prez. Maŭ, tio estas afero ekster mia espero. Ĉu vi provos revizii viajn tradukojn laŭ liaj rimarkoj pri alies tradukoj? Tiuj rimarkoj certe ankaŭ utilas al vi, kiel vi mem jam tiom trovis. Se niaj tradukoj fariĝos pli maturaj dank' al liaj helpoj, mi pensas ke li eble denove faros rimarkojn por ankoraŭ plibonigi la tradukojn. Mi devas konfesi, ke el la jam presitaj tradukoj estas ankoraŭ malmultaj sufiĉe kontentigaj. Nur post ripetada reviziado de la tradukintoj mem la tradukoj povos fariĝi iom post iom pli maturaj. Neniu povos korekti ilin por ke la definitivaj tekstoj estu pretaj. Tion povos fari nur la tradukintoj mem. Sekve mi tre esperas, ke ili revizios siajn laboraĵojn.

G. estas Hu Guozhu, X Xie Yuming (谢玉明) kaj Y mi mem. X laboras ĉe Radio Pekino.

Ĉinaj vortoj havas tonon en prononco, dum Espo nur akcenton. Unu estas unusilaba, precipe en malnovaj poemoj, dum la alia havas finaĵojn, do ĝenerale

almenaŭ dusilaba, eĉ tri- aŭ plur-silaba. Tial por konservi la formon de ĉina poezio estas preskaŭ neeble laŭ mia opinio. Eblas nur ke la traduko estas en formo de poemo en Espo, sen konservo de karakterizaĵoj de ĉina poezio.

Dezirante daŭran progresadon en lernado kaj laboro al vi kaj via edzino, mi restas

kamarade via
Tikos

1974 年

1974.2.27

Pekino, 27 feb. 1974

Kara k-do Vejdo,

Pardonu min pro mia longa prokrasto de respondo al via letero, hieraŭ mi denove icevis vian novan leteron de 17/2, kaj informiĝis ke vi jam havas nenion por legi. Tuj mi pakis 16 librojn kun 13 titoloj. Sed ilin mi ekspedos nur morgaŭ.

Mi nun laboras duontage en la oficejo kun konsento de la estraro, pro mia maljuneco kaj alta sango-premo. Ĉiutage mi klopodas leviĝi je 5:30 — 5:45 kun iafoja escepto por ekzerci min per Tajĝiĉuan ĝis 7:00 — 7:15, tiam jam devas kiel eble rapide preni matenmanĝon popr ĝustatempe atingi la oficejon por komenci ĉiutagan laboron.

Dum kaj post tagmanĝo mi legas ĵurnalon *Cankao Xiaoxi* k.a. kaj kutime de 2:00 posttagmeze mi siestas ĝis ofte 4:00 — 5:00. Tiu siesto estas iom longa, sed nokte mi ofte vekiĝas de tmepo al tempo. Mi eklitiĝas ĝenerale ĉ 10:00 — 11:00. En la oficejo mi laboras iom streĉe kaj en la liberaj horoj en la hejmo mi iom legi diversaĵon kaj ripozas antaŭ kaj post la vespermanĝo ĉar la tempo estas dividita en nelongajn pecojn. Pro mia nesufiĉa energio kaj

malrapida moviĝo, la laborforto ne estas tre efika, precipe ĝenas min la malbona vidkapablo. Post iom longa legado aŭ skribo de letero (1-2) aŭ io alia miaj okuloj jam vidas tre malklare. Tial respondoj al amikoj el diversaj lokoj estas ofte terure prokrastitaj. Mi petas vin pardoni, se ofte mi respondas ofte kun tro longa prokrasto, kvankam mi tre deziras ricevi leterojn de miaj korespondantoj, tamen tio ŝarĝas minpri respondeco de respondoj. Tio estas vere bedaŭrinda kontraŭdiro por mi.

Tre bone ke vi informas min pri la bona stilo de "Sub la Jugo". Mi petas vin fari rimarkojn ankaŭ pri la aliaj libroj kiujn vi legis, ĉefe pri jeno:

1. Pri boneco de stilo (vi povas ankaŭ fari komparon)
2. Ĉu la enhavo estas interesa kaj ideologie bona (laŭeble konkrete)
3. Ĉu abundas nekonataj vortoj? aŭ malfacile komprenebla?

Per tio vi bone helpas min por ke mi povu sendi konvenajn librojn al alilokaj korespondantoj, eventuale rekomendi al la publiko en estonteco kiam la movado disvolviĝos. Mi esperas, ke la pruntedonado de legaĵoj al la bezonantoj iam transiras en la manon de ĈEL, kiu posedas pli multe da libroj ol mi privatulo. La librojn, kiujn vi ricevis de k-do Gu, bonvolu sendi al mi.

El nove sendotaj al vi libroj estas la jenaj:

1. Skizo pri teorio de Esperanto
2. Teorio de Esperanto
3. Analiza historio de Esperanto
4. Historio de Esperanto, vol. 1 kaj 2
5. Kial venkas Esperanto?
6. Deveno kaj vivo de la lingvo Esp-o
7. Kvar prelegoj
8. Ĉirkaŭ la mondo kun la verda stelo
9. Vivo de Zamenhof
10. Faraono, vol. 1, 2, 3
11. Pasko
12. La fino

13. Nepalo malfermas la pordon

Entute 13 titoloj kun 16 volumoj. De 1 ĝis 6 estas libroj pri Esp-o kaj ĝia movado, ankaŭ 9 ne povas ne tuŝi la movadon. 7 donos al vi ĝeneralan vidon pri literaturo de Esp-o, kvankam ĝi jam estas nun ne tre ĝisdata. 8 estas libro pri praktika uzado de Esp-o en vojaĝo. La tradukinto de 10 Kabe estis tre fama stilisto, kaj ĝis nun estas tre alte taksata. Mi pensas, ke tiuj libroj ĝenerale estas bonstilaj kaj trovos vian ŝaton. Krom la trilastaj nome 11, 12, 13, la aliajn librojn bonvolu resendi al mi post legado, en du aŭ tri fojoj por ŝpari la sendkostojn. La libroj sub la numeroj 11-13, estu sendotaj al Ĝoŭ Ŝinju, sed ne nun, ĉar mi jam sendis al li serion da librojn.

EĈE definitive ĉesos aperi. K-do Li Ĝjun informis min ke li jam sendis al la monsendintoj po unu ekz. de libroj pri metriko kaj eble baldaŭ sendos restajn ŝuldojn al la pagintoj. Li dum la lasta tempo sinokupis pri multobligado de la nomita libro, sekve silentis al leterskribintoj. Li estas instruisto de angla lingvo en la lernejo kaj mem devas lerni ĝin por ĉiu leciono, antaŭ doni lecionon al la lernantoj, ĉar li mem antaŭe ne posedis la anglan: malfacila tasko kiun li stulte promesis preni sur sin laŭ insista peto de la superulo. Kaj li krome prenis sur sin la taskon tre temporaban de administrado de EĈE. Estas bono por li liberiĝi el tro granda ŝarĝo de laboroj.

Pri kompilo de Espa-Ĉina vortaro mi prezentis tre simplan projekton al Ĉen Juan, kiu aprobis la ideon kaj promesis revizii la projekton kaj direkti la aferon. Li estas gvidantaro de Sangvu Jinŝuguan, kompetenta kaj influhava. Sed li estas tre okupata kaj iafoje malsana, sekve la afero ne iras tre glate. Se oni fine povos komenci la laboron, multaj antaŭpreparaj laboroj estos necesaj por ke ĉiuj kunlaborantoj agu unuece por ke la laboraĵoj povu esti vere utiligeblaj. Sen tiaj antaŭdeciditaj instrukcioj multaj laboroj montriĝos vanaj kaj refarotaj por harmoniigi la tuton. Sekve ne estas konsilinde jam nun aparte komenci la laboron. Mi petas vin informi tion al k-do Gu. Prefere unue tralegi la PIV, precipe la kmunuzajn vortojn sed ne la fakajn vortojn.

Mi havas nun alian planon eble mi iam informos vin, kiam mi trovos tempon por surpaperigi ĝin.

Nun mi finas mian leteron kaj salutas vin kore.

via

Tikos

P.S. EĈE aperis entute tri numerojn. Vi povas skribi al Li Ĝjun por ricevi ilin kaj la “El antikva ĉina poezio”.

Por partopreni tradukon de Lusin-eseoj vi povas rekte kontakti kun 胡国柱 地址：湖北黄石黄棉二村 8 栋 70 号。

Skribu la leteron en Esp-o por ke li povas ekkoni vian nivelon de Esp-o.

1974.06.23

Kara k-do Vejdo

Por longa tempo mi prokrastis respondon al leteroj ricevataj de amikoj el diversaj lokoj, inkluzive viajn. Por diri pli ĝuste, mi simple ne respondis al tiuj leteroj, inkluzive viajn de 11/3, 23/3, 27/4. Kaj nun mi ricevis vian leteron datumitan 14/6.

La pakon de libroj (7 titoloj) mi jam ricevis en bona ordo kaj ankaŭ vian foton metitan en unu el viaj leteroj.

La stilo de Batalo pri la domo... estas iom arkaika. Viajn kritikojn pri ĝia stilo, vi prave korektis en via sekvinta letero. Rilate al la modo post “kvazaŭ” Zamenhof mem iafoje uzis isfoje –as, -is ktp., iafoje –us, tial multaj faris la samon. Por –us pledis P. G. Ĝenerale Ĝi estas prava, sed pli bone ni ne diru ke post kvazaŭ oni nepre uzu –us, ĉar povas esti okazo, en kiu ni ne certe scias ke la fakto estas senduba nerealaĵo, povas esti okazo, ke ni ne estas certa, ĉu la fakto estas reala aŭ ne, tiam la afero ŝajnas al mi esti iom diskutinda. Ekzemple, en la frazo: Mi vidis sur strato, ke iu sinjoro traktas iun infanon falintan sur la tero kvazaŭ li estas ties patro (mi ne konas ilin, nek ilian faktan rilaton), ĉu oni nepre uzu –us? Pri stilo oni ne tro rigide postulu,

sed prefere lasu al verkinto pli da libero elekti formon konvenan al konkreta ciskonstanco. *Je* estas prepozicio vastasenca kaj pli vaste uzata antaŭe, tial oni ne kondamnu ĝian uzadon erara, sed uzo de pli klara prepozicio estas konsilinda.

Koncerne al la vorto *plano*, vidu PIV *plano* 3. Mi ne scias ĉu la vorto en “ĉirkaŭ la korta plano” estas uzita en tiu senco. Atentu, iuj vortoj ofte havas sencion kroman alian ol ni antaŭe lernis. Sekve estas konsilinde ke renkontante frazojn malfacile kompreneblajn, diligente legu en vortaron kaj ne tro rapide konkludu. Ankaŭ iafoje, vortaroj ne povas enregistri ĉiujn signifojn de vorto. Kompletige oni legi vaste librojn.

Pri kelkaj nekompreneblaj esprimoj:

1. Ĉu langoturno eble temas pri facila ŝanĝo de asertaĵo?
2. ... fordrinkis la piedojn de sub si nek ian dignecon teniĝon de apudjuĝisto = ke li ne drinkis ĝis tiu grado, ke li ne povas plu resti ĉe sia fizika aŭ mensa ekvilibro, kaj ke li perdis sian dignecon de apudjuĝisto.
3. ... eksaltis staronta kun nigra vizaĝo... Eble la kaŭzo de nekompreneco troviĝas en la finaĵo –a. En la frazoj: *Ŝi dancas nude*. *Ŝi dancas nuda*. La diferenco inter nude kaj nuda troviĝas en la subjektiva rigardo de la afero. Gramatike ambaŭ frazoj estas korektaj. Pri la sama objektiva konstataĵo du frazoj havas ĉiu sian apartan rigardon. La posta parto de la frazo: ... kaj kuras la pugnon etendita al la mastrino, eble enhavas ian plim- aŭ pres-eraro.
4. kaj 5. fulguranta kaj klopi mi ne trovis en vortaroj, ĉu neologismoj aŭ preseraroj?
6. animpaŝtisto eble aludas pri pastro.

Vi demandas pri New School Japanese-English Dic. Ĉu tio temas pri la libro mendita samtempe kun PIV? Mi memoras ke vi siatempe mendis 3 librojn, el kiuj vi jam ricevis 2, la trian mi ankoraŭ ne sendis al vi, kiam ĝi aperos mi sendos al vi.

Aperinta estas la Noveloj de Lusin (Kompleta eldono), kompare kun ĝia unua eldono, la nova eldono enhavas la 4 rakontojn mankantajn en la unua eldono. Se vi volas aĉeti tiun novan eldonon, bonvolu ree skribu al mi.

Francon vortaron kun ĉinaj klarigoj mi aĉetos por vi, kiam mi havas tempon.

Esperantaj libroj el eksterlando ofte ne havas bonan enhavon en politiko kaj ideologio. Tio estas tre bedaŭrinda, ni povas nur noti tion en nian kapon.

Mi jam notis ke vi ricevis tri librojn de k-do Gu kaj sendis tri al k-do Ĝoŭ, Laŭ mia noto la libro *Maljunulo migra* devas resti ĉe k-do Ĝoŭ, sed vi diris ke ĝin vi ricevis de k-do Gu. Tio iom mirigis min. Ĉu eble mi faris eraran noton?

Mi sendos al vi mian foton, sed ĝin mi devas presigi, pro tio mi devas prokrasti la elsendon de tiu ĉi letero kaj petas vian pardonon.

Kun salutoj mi deziras al vi bonan kaj fruktodonan libertempon someran.

k-de via

Tikos

23/6/1974

P.S. Mi decidis elsendi ĉi leteron senprokraste kaj foton mi sendos alifoj.

1974.08.27.

以达同志

寄来书十五部（十七本）和八月十日来信都收到了。你的译稿也已到达我社，但他们没有交给我。我们刊物大概不会用，但如何处理不详。你可以来信询问，如果他们没有给你回信，你可以要求他们，如果不用，请他们提些译文上的意见，并转寄外文图书出版社，看他们要不要。

法文词典，中文解释的，好像看见书店里有卖，但去买时，却没有了。我想起过些时，再到城里去看看（我很少进城）。如有法英的就先买法英，没有再看有无法汉的。如果买到，当即寄上。

日本世界语代表团来访，人民日报在友好往来的简讯里曾有报道，EPC 也已发表报道（较详）。这次访问是成功的，他们很满意，回去也写了不少文章。

但对内工作仍无消息，有些迫于僵局，班子搭不起来。不知会不会有什么机缘能触动一下，是它动起来。

打字机坏了，我不能用世界语写。你 3/7 来信，早已收到，这样算一并答复了，不一一回复。

敬礼！

方善境

1974. 8. 27.

1974.10.04.

以达同志，

10/9 函收到。一切均洽。古存华同志处当去函将书寄给你。你已看完的书（除 P.G.外）也可以寄给他。

你收到他寄来那些书，和你寄给他什么书，届时往来函见告。

来信说添了一个小孩，是否说你已结婚，现在有了小孩？那你的爱人是否也在彭水？做什么工作？

诗词翻译通讯（二）谅已收到。Z 的意见你看如何？

去日本参加他们 60 届大会的同志，回国后曾报告访问情形。会上据胡愈之同志说科教组已同意建立一个小的摊子，放在文改会里，由叶籁士同志照管。目前主要是搞友好活动。已邀请日本世界语者明年访问我国。顺以奉告。

Salutojn

方善境

1974. 10. 4.

1974.10.24.

Pekino, 24/10/1974

Kara k-do Vejdo,

Pardonu min ke mi respondas al vi nur nun kun longa prokrasto. Mi konfirmas la ricevon de viaj leteroj de 5/9, 5/10, kaj 15/10 kaj de la libroj resenditaj de vi.

Nun mi sendas al vi en du apartaj pakoj ok librojn. La titoloj de la libroj estas la jenaj:

1. Romano de San Michele
2. Cezaro
3. Gosta Berling
4. Lilio
5. La dormando vekiĝas
6. Mr. Tot aĉetas mil okulojn
7. Koro
8. Tur-strato 4

Mi petas vin al ĉiuj legitaj libroj skribi kelkajn frazojn pri la lingvo kaj enhavo. Ĉu vi trovas ilin bonaj kaj interesaj, ktp.

Mi enmetas unu foton en tiu ĉi letero. Mi preskaŭ forgesus plenumi mian promeson, se vi ne memorigus min.

Kun koraj salutoj mi restas

fidele via
Tikos

1975 年

1975.01.02

以达同志

5/12 来信和 *Sub la Jugo* 都已收到。附下页 *Tur-strato 4* 的意见，很好，谢谢你。其中关于批评意见，第一条 *en la kuirejo ĉe la forno* 其次序两者的前后排列，关系不是很大。*homindaj loĝejoj* 的意思是：“适合人居住的地方”，*homindaj = indaj por homoj*。*kakaĵoj* 不详。（此篇东西仍寄还，请你贴在该书封面（或）后面为幸。）

托买红楼梦等，我去书店找了一下，没有买到。这些书销得很快。运气正好碰上，排队可以买到。卖完之后，第二批往往就没有了。北京发售此书时，较早，当然我也不知道。以后就没有了。

现在你手上的书，以下几本看完了可以寄邹辛愈看：

Tur-strato 4; *Mr. Tot aĉetas mil okulojn*; *Gosta Berling*; *La dormanto vekigis*

其余四本，机关里也没有，请勿必寄他，他已丢失过一本书，我有些不放心。而且他要看书，我这里还有的是，可以另外寄给他的。

你近来除看 E 书之外，在干些什么？谢永仁同志寄给我两篇文章，一篇谈学外语的，另一篇谈 E 的。后一篇是由你翻译的。谈 E 的得给 E-istoj 看，但是要请你翻译，这有些不切实际。看来他很用力气，这是好的，但用得是否在刀口上，似乎有些疑问。

手此即致

敬礼！

方善境

1975. 1. 2.

1975.03.04

以达同志，

在重庆与另外两位同志来信收到，想现在定已返校。前寄上书一包其中越南的书和四本杂志送给你的。另外十一本是借给你看的。（你已看了相当多。我的存书快看遍了，这 11 本里布知可有已看过的？）日英词典是代买的（即你从前托我预约的）。该书价 5.40，你原存有 4.90（数目对么？），抵过欠.50，可寄邮票来。这样就抵消了。

邹辛愈处我也寄去 23 本书借给他看了。

敬礼

方善境

1975. 3. 4.

1975.06.13

Pekino, 13 junio 1975

Kara k-do Vejdo,

Mi petas vian pardonon pro tio ke mi longe silentis, ricevinte viajn leterojn de 15/1 kaj 30/3.

La libron "Koro" mi jam ricevis. Pri dondisko de Espo, mi informiĝis de iu el miaj kolegoj, ke oni ne plu vendas ĝin nun, do mi ne povas vin helpi en tio. Sed ĝin posedas, ŝajne iu el Ĉongkingaj kamaradoj, ĉar k-do Jan Venĝjun skribis al mi ke li aŭdis sondiskon de Espo dum la interrenkontiĝo dum Printempa Festo. Ĉu ankaŭ vi aŭdis? Se vi aŭdis, tiam vi povis kontroli, ĉu via elparolo estas korekta. Se vi povas korekte elparoli, la havigo de sondisko jam ne tre gravas.

K-do Hie verŝajne estas homo deligenta kaj laborema, kiel tion atestas lia scio pri multaj lingvoj. Sed same kiel vi mi ne aprobas lian ideon pri Espo,

kiun li fakte provas reformi. Mi opinias tion laboro vana kaj dononta nenian utilon. Se li ne povas esprimi sin rekte en Espo mem, kiel li povus konvinki esperantistojn por sekvi lin. Se li povus krei ian novan Espon, sed restas problemo, kiel li povus konigi kaj disvastigi ĝin. Antaŭ ol li sukcesos prezenti ion konkretan, oni ne povas juĝi, ĉu ĝi estas vere supera al la nuna Espo. En mia lasta letero mi diris al li ke lia vojo estas ne komuna kun la mia. Estas klopodende ke Espo ne havu tro da Eŭropeco ol da tutmonda internacieco. Facileco estas neevitebla en Esperanto pro historia faktoro, sed oni devas nun klopodi ke ĝi ne tro ampleksiĝu por ke ĝi ne tro impresu kiel tute Eŭropa produktaĵo por akiri al si neeŭropanojn. Sed tio estas ebla, nur se ni eksplikas tion al la esperantistaro kaj mem multe verku en Espo kaj praktiku ĝin.

En koverto de via letero de 30/3 mi trovis tri poŝtmarkojn po 20 cendoj. Por kia celo estas la poŝtmarkoj?

Kun bondeziroj mi salutas vin

kamarade via
Tikos

1975.06.15

15 julio 1975

Kara k-do,

Mi konfirmas la ricevon de via letero 30/6 kaj rapidas informi vin ke mi jam ricevis en ordo la du librojn *La radianta Lotuso* kaj *Irisis*. Mi petas vian pardonon ke mi ne informis siatempe vin kaj kaŭzis al vi maltrankvilon.

Viaj notoj pri legitaj libroj estas bonaj kaj servos al pli postaj legontoj. Pro tio ricevu miajn dankojn.

Mi legas kun intereso vian priskribon pri via etulo, kiu iel vin ĝenas en via laboro. Jes estas ia ŝanĝo havi filon, sed tio estas ankaŭ feliĉo, ĉar la sekvanta generacio estas la estonteco kaj espero por ni ankaŭ. Ĉu ne?

Mi ĉikune sendas al vi kopion de mia letero al k-do Vang, kiu portas novaĵon al vi. Estas decidite ke ni kompilos du vortarojn Espo-Ĉinan kaj Ĉina-Espan kaj ilin aperigos en 1979 kaj 1981 respektive. La tasko estas iom malfacila kaj la tempo, kiun ni havos por la laboro, estas mallonga. Sed ni devas klopodi tion fari, ĉar la plano estos prezentata al la Guovujan, post kies sankcio ĝi fariĝos parto de ŝtata plano. Por tion plenumi ni trovos grandajn helpojn, kiujn ni tute ne povas esperi alie.

Pro tio mi havos multegon da laboroj jam de nun.

Dezirante al vi agrablajn somerajn feriojn mi salutas vin

kore

Tikos

1975.07.29

以达同志，

附函底三份，目的是通通声息。请你阅读后转古存华同志，以便重庆各位同志也能知道。

有别的消息以后再写。即致

敬礼！

方善境

1975. 7. 29.

1975.09.10.

（眉批：阅后请寄湖南邵阳市第七种学梁玉清，请梁阅后寄四川彭水县第二中学魏以达）

崇芳同志，

国务院关于词典工作的文件（编写世汉和汉世词典）已经下来。现在是如何来完成这个任务的问题了。工作主要由杂志社即 EPĈ 来组织力量，图书出版社和电台及国际书店来协助。但几个单位人力不多，非向外面借人不可。据我估计大致可能会采取下面这样一些做法：

借调一些人集中在杂志社组成一个班子，主要编写一般词汇部分，另外再约一些专业人员，编写专业的词汇，最后合在一起。由于时间极短，人力不足，要看能不能把工作分散到较多人身上，使有很多人分担工作，共襄其成。如果分不开去，那么集中在较少人身上，就不能不拉长时间，影响完稿的日期了。

所以非常希望有专业知识的世界语同志，踊跃报名参加这个工作。譬如说懂化学可以专挑 PIV 中的化学方面词来译义。最后由编写普通词汇部分的同志把收到的材料放入有关条目中。这样在外地的同志，也有了能参加其事，投入力量。而不致把组织工作弄得非常繁杂，太繁杂了，就要浪费人力和时间在组织工作上。稿子总要经过复核校阅，才可以少出差错。因此每一专业可以由两人以上，参加其事。所以我们希望有较多的人报名，以便从中挑选最适当的人选。其条件，业务和语言水平当然是一个，但也并非只看这一个条件。因为有很多人协力工作，对于保证工作进程，就是极重要的一点。否则全部工作会受一小部分工作不能如期完成而影响。整个工作将由党一元化领导下进行。其详细只能以后再说。我在这里讲的，只是个人的一些看法和估计。

敬礼

方善境

1975. 9. 10.

1975.09.24

以达同志，

陆续收到你 15/11/74, 4/5/75, 7/9/75 各函，和那些信中提到的寄还的书，请你释念。只是压到现在，才复你，请你原谅。看过的书都写了意见，谢谢你。

以后看书凡见到有好的表现法，特别相当于汉语的某一词语，而为自己或初学者，所难于翻译的，请加纪录。因为这是汉世的好资料。汉世资料的来源世汉倒过来不过占其中一部分。有好多汉语词语，不可能在世汉中找到。但书中却时常会碰到的。虽是加以收集纪录，可以填补这一方面的空白。

徐声越同志建议分头阅读，收集，以便放进汉世。这个意见很好，但需要有大量人力，协力进行。你在阅读望即做起来。

重庆有一些同志也很热心。有什么工作可以分配给他们却需要研究。我们打算一般词语，由这里专业班子编写，外地同志搞专科的词。但重庆几位，由哪些专业知识？如果没有，那么上面所说阅读收集汉世资料，由哪几位适合做的？这个要求E水平比较好，而汉语也具有一定水平才行。将来如果专业班子，向外地借调不到，以致人力不够。或者请重庆的同志分担几个字母的一般词语的编译，似乎也可考虑。这是当然要经领导研究同意。但我们有必（要）先加了解，胸中有些数目，才好向领导提出。据你观测哪几位可以担任，各人的情况，你能否分别对我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从通信中我得到的印象，似乎古存华比较踏实。周志坚极热心，但我怕他热心有余，而做起来有些吃力。谢永仁用力甚勤，但有些不切实际。esp水平似乎还不太高。其他还有谁？我的看法不知对不对？你能否提供一些意见？

Salutojn

方善境

1975. 9. 24.

书可以从容看，不必急赶。

1976 年

1976.05.09.

以达同志，

17/4 手书和书十一本早已收到。现在才复你请原谅。词典的事情搁浅后，我还是主张由大家业余来搞。但是私人搞确实困难很多。油印和切卡片，就一直没有能解决。关于专业术语，我现在打算作为资料工作来搞，因此切卡片的事情已经可望解决。还有一层就是要杂志社出信向有关单位打招呼。此时如办成，那么原来同意担任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将可以动起来了。打招呼的信和卡片，将先后寄出去。

而普通词汇那一部分，则只好由热心朋友在业余作为私人活动来进行（即：没有组织上给向所在单位打招呼）。你和古存华同志愿意搞，那很好。谢玉明同志本来已搞了一些。将来有你们两位也担负几个字母（可以分头搞不同的部分，然后互校）。哪几个，拟以后再通知你们，同时将寄上一些工作细则，以便在做法上，可以大家一致。

关于 *Debuto* 的事，要接受武汉的教训是：要有组织领导。最好重庆能成立一个小组争取到教育局的领导。那时出油印小刊物，也经过其同意，使之合法化。那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而并不是别的什么。诸如是否批评 *EPĈ* 之类。内容不要脱离现实这当然也是应该的。如果小组一时还成立不起来，那么只好在少数几个人之间来搞。这样印数势必非常有限。每一份的成本，也必然很高。费钱费力一定很大。而且基础甚狭，内容也难免贫乏。所花的劳力金钱，和收获比起来是否值得，恐成问题。那时可能会觉得，还不如私人之间互相传阅一下劳作，彼此互提意见为省事或较切实际了。

还有一个办法是搞“翻译月课”这样东西。办法是找一个较有经验的人主持批改解说。先指定课题，即译什么。（这也可以分成不同的程度出不同的题目。）参加的人（要负担油印之类的费用）按规定时间译出寄给主持人，由他审阅比较。其间当然会发现种种错误和毛病。主持人可以就发现的错误和毛病加以指

出和提出解释，，如何才对。并选一篇较好的译作，加以必要修改油印出来，发给所有的参加者。因为译的是同一内容，错误文病势必有雷同之处。经过指出和解释，都可以有所收获。主持人之作一次综合性的解释和修改，比一个一个修改，可以省事一些。而每一参加者都能得益。这样实施修改译文，解释和指导，不是一个刊物，也不向外广泛散发。或许人家不会说这是一个地下刊物。这“地下刊物”的帽子可不好受。但是否能够没有事，没有指责，我还是没有把握下断语。不过这总比武汉那个东西不一样。下期题目可以在上一期（或上二期）的批改时发表。这时间要计算好，使一期一期下来，有节奏地进行。

同时最好也指定读一些相同的书。有问题也可以提出来，加以解答。这样做，对于学者颇有好处。

但谁来当主持人呢？当然挑水平比较高一些的。不过高低只是相对而言，没有很高的，就由高或稍高的人来担任。主持的人也会从工作中得到锻炼，能有所提高。如果批改不当，也可以提出不同意见。由此得到切磋。我们也可以来一个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嘛。

不知你们以为如何？这封信我拷贝了一份，寄给古存华同志。请你们斟酌吧。

敬礼

方善境

1976. 5. 9

毛诗请阅所复致胡国柱函的拷贝。

另又寄上谢玉明编的分类词汇一套（计五本），近义词汇一册。送给你的。

附致胡国柱函：

Pekino, 7 majo 1976

Kara k-do Guozhu,

Mi respondas al via letero de 1/5. Mi konscias ke vian longan silentadon kaŭzis via okupiteco en profesia laboro. Kaj mi tre ĝoje aŭdas ke vi bone sukcesis en via laboro. Mi sincere deziras ke niaj espistoj ĉiuj havu sukceson en sia laboro, por ke oni sciu ke espistoj estas bonaj batalantoj tiel en socialisma konstruado kiel en socialisma revolucio. Nur se espistoj montras sin eminentaj en sia profesio, oni volos serioze aŭskulti iliajn parolojn.

Por espigi la poemoj de Pr. Maŭ oni decidis organizi specialan tradukan grupon en kiu jam eniris po unu persono el EPĈ (mi), Fremdlingva Eldonejo (Liu Ling) kaj Radio Pekino (Xie Yuming) kaj aliaj k-doĵ el aliaj lokoj estas pruntataj. Oni volas prunti vin, k-don Vang Chongfang kaj Ikso-n. De la lernejo de k-do Vang oni jam ricevis rifuzan leteron klarigante ke ne eblas aranĝi la laborojn forlasutajn de k-do Vang. La institucio de k-do Ikso ĝis nun ne respondis. Laŭ mia scio tiu institucio jam konsentis ellasi Ikson, sed instrukcii al li ke li iru labori en iu institucio en Vuhan. Ĉu ĝi iel ŝanĝos sian sintenon, tio estas ankoraŭ ne klara, post forsendo de dua letero, kiu temas pri espigo de poemoj de Pr. Maŭ alie ol la unua, kiu temis pri aliaj tradukaj laboroj. Mi estas iom pesimisma ankaŭ pri via Fabriko.

Ĉiuokaze ni esperas ke vi tri kunlaboros en tiu laboro, eĉ se vi ne povos veni al Pekino.

La kriterio de nuna espigo estas unualoke la fideleco de redono de la originalo. Dualoke la lingvo devas esti poezia. La metriko kaj rimo ne troviĝas en la kriterio, t. e. konsiderante kiel malĉefa afero. La ritmo estas dezirata, sed metrikon oni ne postulas. Kompreneble oni ne malpermesas striktan metrikon kaj rimojn, se la traduko kontentigas la nomitajn kriteriojn.

Pri ĉio tio oni poste sendos al vi kopion pri postulataj kondiĉoj kaj pri la maniero de kunlaborado.

Pri prunto de personoj, Ikso kaj Vang jam skribis al mi, ke necesas obstina persistado, kio laŭ mia observo tute mankas ĉe nia institucio. Sekve ni ne povas esperi multan klopodon de la Fremdlingva Buroo.

K-do Liang Yukung estas anglalingva instruisto de iu mezlernejo en Ŝaŭjang, Hunan. Li estas ankaŭ espisto kaj faras postlaborhoran tradukojn por Fremdlingva Eldonejo.

La tri mezlernejoj, en kiuj estas instruata Espo, estas la 7-a Mezlernejo de Baŭtoŭ, la 1-a Mezlernejo de Ŝanghang, Fugian kaj la Hongvej Mezlernejo en Ĉangdu. La instruadon iniciatis spontanee la koncernaj institucioj kun konsento de la lernejo aŭtoritato. Estas malfacile al ili, ĉar mankas lernolibroj kaj vortaroj kaj legaĵoj. Ni devas ilin helpi por sukcesigi iliajn klopodojn. Iliaj sukcesoj eble alportas favorajn peraspektivojn al Espo.

Kore salutas vin

Tikos

1976.05.19.

以达同志，

附上致胡国柱同志信的拷贝一份。请仔细一阅，因为里面说的，也是我要告诉你的。

在组织上没有和你校领导取得协议之前，是不能直接和你接洽委托担任翻译工作的。所以在这之前只能作为自己私人的业余活动。切勿对别人声张。等你校同意之后，并通知你时，那才算是正式的经组织同意的了。

我告诉你要请你译的东西，只是为了争取时间（组织上通信联系的要许多时候），让你现在就可以动起来。你如果愿意译，暂时只能算你自己私人的业余活动，望接洽为幸。想请你译的各篇编号如下：

14—16, 18, 19, 22, 24, 26, 29, 31, 32, 35, 36 共 13 首。请依次译出寄来。每五天译出一首，估计行不行？如能三天译出一首来就更好了。

专上即致

敬礼！

方善境

1976. 5. 19.

主席诗词世译的标准

(一) 首先要求内容忠实，尽量接近原文。(二) 形式方面至少要求使用的是诗的语言，以精练的译文传达出原诗的意境，行数与原作一致。每句长短保持与原作比较接近。有一定节奏，要念起确有诗意。但可以不押韵，使译文有较多回转余地。如内容忠实于原作，语言也可观，则也并不排除格律和押韵。总之入选以上两条为标准，不依据有无格律。

专业班子地址：北京西郊友谊宾馆东南区三单元 外文翻译室 世界语组
译稿请随译成随即来（按上开地址）

附信：

Pekino, 10 majo 1976

Kara k-do Guozhu,

Mi konfirmas la ricevon de via letero datita 14/5 kaj rapidas respondi al vi.

Pri la kriterio de poemtraduko bonvolu noti ke ĝi tute ne ekskluzivas uzon de rimoj, pri kio la tradukintoj havas plenan liberon. Ĝi nur ne akceptas tion ke oni loku la postulon de rimoj en la unuan lokon. La unuajn lokojn povas okupi nur la du postuloj, kiujn mi komunikis al vi en mia antaŭa letero. Mi kredas ke pri tio vi havas nenion por kontraŭi, kiel mi konstatis el via letero. Mi nun sendas al vi la tekston de la kriterio, el kiu vi povas vidi ke ritmoj estas ankaŭ estas postulataj, se ne tre rigoraj. Ĉar la tradukadon partoprenos multaj homoj en diversaj formoj, necesas do nepre klaraj kriterioj, sub kiuj oni akordiĝu en sia laboro. Alie la laboro ne povus iri glate. Esperantaj poetoj ĝenerale ŝatas rimojn, kvankam ne sen esceptoj, sed inter nacilingvaj poetoj ĝenerale regas forte tendenco forskui la ligan de rimoj. La angla traduko de

la poemoj de Prez. Maŭ ne havas rimojn, tre probable tion sekvos ankaŭ alilingvaj tradukoj nun entreprenataj.

Pri prunto de personoj estas ankaŭ en klopodo. Mi aŭdis ke oni skribos leteron al provinca partia komitato por peti intervenon. Sed tio postulas tempon kaj ne povas garantii nepran sukceson. Laŭ mia persona opinio, estas konsilinde ke oni ne atendu senfare dume. Ni planis ke amikoj en aliaj urboj faru la provajn tradukojn kaj ni en Pekino faru la reviziajn laborojn. Sed la oficiala interkonsento ankoraŭ ne stariĝis, sekve provizore vi kaj aliaj k-doj laboros private, ĝis la stariĝo de oficiala interkonsento. Tion bonvolu bone noti, alie se vi prenos mian privatan leteron kiel ion oficialan, vi kaŭzos al mi grandan malagrablon. Ĉiam konsci, ke mi reprezentas neniun oficialan organizon, mi estas mi mem kaj nenio pli.

Kun la supra klarigo mi nun komunikas al vi nian intencon: ni deziras ke vi traduku la poemojn, menciitajn en la fino de tiu letero. Ĉu vi sukcesos veni al Pekino aŭ ne, la nomita tasko estos same asignita al vi. Sekve por ne perdi tempon vi jam nun povas komenci la tradukadon. Ĉiuj poemoj estas numeritaj laŭ la vico de ĉinlingva eldono, kiel ni iam faris en "Tongxin". La titolo "16 zhi ling 3 shou" okupas 3 numerojn kaj la titolo "Song Wen Shen" okupas du numerojn. La du poemoj publikigitaj en la novjara tago havas respektive la numerojn 38 kaj 39.

La oficiala letero por prunti personojn jam estis forsendita antaŭ ĉ. du semajnoj. La rifuzo de la lernejo de k-do Vang Chongfang jam venis al Pekino. Sekve via fabriko certe jam ricevis la leteron. La letero sendota al provinca partia komitato estas intencata sed ĝis hodiaŭ ni ankoraŭ ne estas informitaj ke ĝi estas elsendita.

La transliteruma sistemo aplikata de EPĈ havas mankon en tio ke ĝi pliigas silabon ĉe diftonoj. Tio laŭ mia opinio estas ne tolerebla en verso.

Laŭsenca traduko de melodiaj nomoj eble estas preferinda, sed mi timas ke oni renkontos en kelkaj kazoj malfacilojn nekonkereblajn.

Pri versnombro ni ĉi tie postulas nek pliigi nek malpliigi ĝin. Tion sekvis la angla traduko kaj tre verŝajne la samon faros ankaŭ aliaj lingvoj.

La forlaso de la kutimo majuskligi ĉiun komencliteron de verso estas preferinda laŭ mia opinio. Pri tio oni nenion devigis.

La anglan tradukon de la poemaro oni sendos al ĉiu kunlaboranto poste, ĉar peovizore oni ne disponas. Plej laste ĝi estos sendata alvi en la fino de la kuranta monato.

Kun koraj bondeziroj mi restas

sincere via

Tikos

Kune estas sendata:

1. Kopio de la teksto de kriterio de traduko
2. Adreso de la Esp-a traduka grupo (al kiu vi estonte adresu viajn tradukojn)
3. Listo de poemoj, kiujn vi devas traduki.

1976.05.27

(批注：请转道荣同志阅后寄四川彭水县二中魏以达同志为幸)

崇芳同志，

主席诗词的翻译已经上马。一个专门的小班子已于本月上旬集合。向外地借人，不很顺利。把希望寄托于此，极可能落空。集中的人一个是我，一个来自电台叫谢玉明（在“通讯”上他译了不少），另一个是图书出版社刘铃，他主要抓组织、计划、事务方面，译诗方面过去没有经验。三个都在本地。后来借到一个张家声（26才到京），他已退休，是一个自由身体，所以没有周折。另外约请了六位顾问，都在北京（除徐声越同志外）。我们打算这样做，陆续把每首诗先搞出二三方案，请顾问提批评意见，指出个方案的优缺点，和对各方案的总的的评价。看能否就中选定一个较突出的作底子。在根据各方批评意见

综合为一个方案，而把其他方案的优点吸收进去。工作能否顺利，首先是能否在方案中出现一个基础较好，接近于可以拿出去的译文。并把其他方案中的优点吸收进去。

译错，还可以请人家帮助，指出后，尚易改正。但如整个译文苍白无力，没有味道，那时水平不够的问题，提高就比较困难。如工作失败，问题可能就出现在这里。

外地的人借不到，则力量就是这些，不免过于薄弱。但又不能把希望全寄托在借到人这一点上。所以希望在未办通借到北京来之前，就把外地的力量投了进去。因此设想，由外地同志搞初译，在北京的人搞整理、修改、集中的工作。这后一工作，外地的人分散居住各处是无法搞的。

英译修改定稿工作已做了好几年，最后还报请中央批准才出版发行的。他们的经验，其它译本都要参考。对译文的要求，和选取的标准，是参加工作的同志必须知道的，否则各自为政，可能弄到白费力气，出不了活。但这里后勤工作太不理想。英译本不能及时供应，以致到现在还未寄给大家，可能要拖到月底才有可能寄出。至于译文要求，我已抄寄胡国柱、徐道荣、魏以达（他们都在“通讯”上发表过译文）三位。你处也由图书出版社世界语函告了。如英译本能如期寄出，则还有一个介绍英译经验的问题，尚待根据纪录，扼要写出来，寄给你们。

你们要等这些东西到手之后，才易于措手。未拿出初译稿请顾问提意见，修改，论理是谈不到的。因此在这之前，北京的人有一段空闲时间。我们只好利用这一段时间，搞初译的工作。已译了 1-16 首（十六字令止），希望下面由你们的译文接上来。如果接不上，我们再译，则势必造成浪费人力了。不译则浪费时间。两个浪费都受不了。

对我们的要求是在二三个月之内完成任务，拿出发排稿来。我们人力薄弱，要反复请顾问提意见，反复修改。这个工作方法要拖延时间，很伤脑筋。因此在保证质量第一的前提下，要求译得快些。请你及早动手，抓紧时间译。译了几首之后，取得经验，请计算一下每星期可以译几行？以便我们计算做出计划来。

赶快是希望的，但质量应首先有保证。质量好，顾问提意见也就快。而且可以减少修改时间，可以较早完成任务，否则不过是明快暗慢了。

关于押韵问题，在“通讯”中徐声越同志提出是否压了，以免太受束缚。也有人感到不押韵，似乎有些不足之感。最好能在满足别的要求之后仍能押韵。世界语者中的诗人大都有韵，但也有少数例外。在其他语文，不押韵的倾向很大。英译也不押韵。

我们的标准是两条：一忠实，二是诗的语言，要有些 *ritmo* 和有诗的味道。不要求押韵，但也不排除它，只是不把它作为入选的标准，入选的标准是上述两条。

在已油印的四首当中（今日已寄给顾问提意见，也各寄一份寄你和胡、徐、魏三位，如果你们有时间提批评意见也很欢迎）第一首原来拟了两个方案。我根据“通讯”载过的几个译文，挑一个作底子，参考其它译文中可取的，加以集中修改，搞出一个方案，编号（1）A1。因为原来有韵，整理时就保存了下来。在原来框框之内，求忠实原文。译后先在内部征求意见，发觉原来的译文和（1）B1 相比，显然有些冗长。便试行抛弃押韵，另译一篇编号（1）C1（但仍也保留了几个韵）就叫简短了。可见有韵无韵，在这一点上就大有区别。能简就造成 *eblecoj* 去照顾其他方面的要求了。在当初搞第一个方案，心中先有一个想法，把韵保持下来，则处理之时，自然不能不为押韵留一地步，其结果便是可简的不能简作为代价了。

主席的诗词，气势雄伟、生动有力、意境极高。所以从形式上讲，首先要求做到能表达出这些特点，达到那样的境界，才是正理。只有以韵作牺牲，先去照顾那一些东西，不能反其道而行，先照顾有韵，而以它们作为牺牲，这就本末倒置了。

过去在“通讯”上发表的译文都有韵，恐怕大家对韵都还有着偏爱，这在我，也还是没有真正舍得抛弃，否则在搞（1）A1 时就可以不押韵了。这次油印我把两个都放了进去，请大家看看最后的实际效果。看来压不压韵，实际上是反映一个态度，把什么放在第一位。

我建议大家翻译是坚决把韵抛开，不加考虑，力求满足其它要求。等修改到最高限度达到这些方案的要求之后（决不是之前），还能压韵，而不影响

原来达到的水平。如果能，那不妨押韵，如果水平有所降低，那么就很清楚，为了有韵，牺牲了什么。

关于 PIV 做记号，前来函说已完毕，但又说在抄录出来。为什么要抄？我当时不知是否寄给你一本 PIV 可以把记号写在那一本上面（这样把那一本寄还我就行了），另抄不是太费事了么？还是我有此打算，却没有实行这个想法？现在有些糊涂了。张家声同志打字很快。很像麻烦他打一个表，和打成卡片，以后用起来就方便了。等他一走，就没有人可以烦劳了。

你如毛诗上手，恐怕也没有时间了。

毛诗初译印成油印，是供顾问们提意见的。但我们也将同时寄你们搞翻译的几位。从这个东西里，你们也可以知道我们工作进展的情况。现在头几篇先试一下，看这样子行不行。以后有了经验，也可能有所改变。现在是每首分两个方案，以后能否先集中成为一个方案，以便集中提意见。集中一些，工作程序较简，进行可以快一些。但也缺少了集思广益的好处。光想，终乃十分妥切，得从实践中加以改进。

顾问们提意见提得快不快，影响工作进度很大，不知你们时间如何，我想以后每星期送去八首，还不知行不行呢。

敬礼！

方善境

1976. 5. 27.

1976.06.01.

（此函为复写件）

K-do Ikso,

24/5 函收到，另邮退还的稿子已交还图书社。

译诗的标准可以没有韵，但节奏还是要的。从形式方面讲要求的首先是有诗味，要表达出原作的气势和意境来，拿着和韵来比，前者应该比后者更为重要。要照顾多方面的要求势必会发生矛盾，就不能不在某一方面受牺牲。这是一个

事实，考虑到此，所以先说明可以没有韵以免手脚太受束缚，英译如此，我们也就照此办理。

你现在一定已收到这里油印的 1—4 首的翻译方案。其(1)A1 有韵，(1)C1 没有韵(或说不是全部有韵)。前者第一行末尾，就是为了韵而增加的。以致 *pie DOJ* 增多，拉得较长。其他各行一般也都有如此情形。因为有韵，想加以保存，在处理时便无法不考虑韵的问题，而多少牺牲一些别的要求。虽然自己也已经接受无韵的这个意见，然而具体做时，一想保存韵就产生了这个结果，为此又就此基础拟了一个译文，改写原来 *pie DOJ*，不硬要保存韵(其实还保存了一些)，就简短多了。有韵，不能不影响别的要求，从这一事例，觉得颇有感受，为舍士卒保车马，这做法不能说是不对的，要舍还是舍士卒，韵终究只能是士卒吧。所以我看不必为此可惜。主席诗词，有韵有格律。但应该看到，还有更重要的政治内容和伟大气魄。只有格律和韵，能说是主席诗词的特点么？好就好的在这个地方么？显然不能这样说。

中国诗有平仄，押运则一韵到底。平仄在 *esp.* 里，更根本无法搬过来，一韵到底也有很多困难。这是语文不同之故。则所谓有格律有韵，和原作也是无法挂上钩的。则所谓保持原来形式，也只自我安慰而已。从译文中表现出来的格律，和原作是并不相干的。最多无非是译者取作者之意，在写 *esp.* 诗而已。

节奏不说严格，是允许有所通融之意，因为有时，在一个具体场合会发生一些难于解决的困难。而在 *esp.* 诗中，不是本来也有通融的么？我觉得所树立的标准，并不是放得低了，而只是抓住了更重要之点罢了。

通讯里徐胜越同志提的意见，颇有参考价值。1G 意见的第 11 点(见通讯三 p.2)(不过这不是徐的)。对 9X 的 4 末句。10I 的 5、24T 1、25Z 10、33T 1。

我看从新去看一下，徐的意见(全在通讯三上)很有好处。他的意见恐是从实践中来的，和毛诗英译相同，都得出相同的结论，实非巧合。

英译本已经寄给大家，谅可收到。

这里的情况我打算以后尽可能常常写信告诉大家，其办法是：写给一个人，而以附份分寄给另外三人。这样大家可以通气，互鼓干劲。国柱同志已寄来一篇译文(13)，稍作改动，已去油印了。

Salutojn

Tikos

1976. 6. 1.

附件:

英译经验纪要

关于翻译标准，主席“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对我们也适用：“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翻译主席的诗词，也以这个标准来要求我们的工作。具体说，译文必须在政治上忠于原作精神，但读起来必须是诗——而且是具有一定水平的诗。

主席诗词所用的语言，既有典雅的传统诗词语汇，又有近代和当前流行的群众口语，译文中也力求表现这一特点。结合上面说的，有关翻译标准的要求，在形式上我们就不得不摆脱传统诗的束缚，即西方传统诗的格律和韵脚。其实中国诗词形式有自己的特点，勉强装进西方传统诗的形式，很难——几乎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我们曾经尝试按照西方传统形式翻译，国内译作家也提供过一些样品，结果都未令人满意。我们最后采用自由体，这样灵活性大，比较容易表达原作的精神和特点。但并不是说，诗的节奏和音律可以忽视。我们对每一行诗的译文，其长短及音节多少，都是经过反复推敲而后定下来的，力求使它读起来能琅琅上口，而同时在一首诗或词的整体中，有比例相称，节奏和谐，能有效地表达出原诗的气魄和意境。行文次序也力求紧跟原作，不多一行，也不少一行。

当然语言不同，各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要求每句和原文对上口径是不可能的。也不需要那样做。事实上我们译文有时在字面上甚至离开原文很远。这里举个例子，同时也说明我们对一首诗或词的理解，是很有曲折的。“元旦”中

“风卷红旗如画”原来据字面译作：The wind will unfurl like a scroll our scarlet banner（风将把我们鲜红的旗像画似的展开），读起来颇有诗意，用的词也不错，读起来效果也好。但仔细一推敲，问题就出来了。它并为表达出原作的形象和气势。为说明像一幅画似地展开，红旗也用单数，因为比拟的画就只有一幅。这就成了只有一面红旗。由为了说明为风所展，这就意为原来尚有展开，动词只能用未来式will unfurl。虽然译文本身，从愈发逻辑也说得过去，但是原作的精神却走了样。译文“画”字（用scoll是可以卷起来的轴画）是一种静态的东西，而原诗“风展红旗如画”则是一幅红旗如林，在风中招展，生动活泼，光彩夺目的动人图景，形容中国工农军的士气旺盛和行军的雄伟气魄。这当然不是静止的东西。所以修改时，“旗”改为多数，动词用现在式，“如画”一词则不按照“画”来译，而用in a blaze of glory这个词来代替它。这个词组表示一种轰轰烈烈、光其夺目、生气勃勃的气氛，很难译成中文，但它也有“画”的含意，我们觉得这样处理较好。

同样，译文虽在行文次序上紧跟原作，为了有效地把原作的气势表达出来，有时我们也打破这个框框，如“和郭沫若同志”（满江红）一词中最后一行“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原译照此次序：Away with all pests! / Our force is irresistible. 修改时觉力量不足，无意中形成低调，但只要把这两句次序颠倒一下，一字不改，而气势为之一变，虽然形式上略有变动，但实际效果没有走样。

（下面将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以后再摘告。）

1976.06.03.

（本函为复写件）

国柱同志，

你寄来第十八首译稿已经收到，我特代为通知，请释念。昨日这里请在京顾问开会征求了对于我们工作方法的意见，希望了解他们能否和我们指望的工作节奏相配合。交换意见结果，决定以后送阅方案，要求先由小组就来稿加以综合，或选定某一译稿，作为小组统一的方案。即小组应先拿出一个统一意见来，但仍可把原方案（二种或三种）附在后面。这样便于集中提意见，附件中

有好的地方，值得吸收进去的，仍可加以推荐，不致发生遗珠之弊，而工作的进程也可以加快。

现在我们把北京译的 5—16 首正在进行补作这一工作之中。将来对于外地协作同志来稿，也将照此办理。照目前情况，外地的译稿如能像你那样源源而来，看来可以接得上了。不知其他同志有无困难。

你译重的那几首，请你仍抄寄给我们。因为如上所说，从 1—16 我们全得重新高出综合方案来，如果稿能及时寄到，对于我们想做综合工作，还可以有所贡献。从 1—4 首你可以看出，那些方案，也是参照“通讯”中的稿子搞的，正和你的做法相同。集体搞，总是如此的吧。

Salutojn

方善境

1976.6.3.

道荣同志，

你原单位已有信来（原信为见过），拒绝了。你将调往哪个单位？有消息么？一有消息请即惠告。因为或者可以再向新单位去试试。而即使是协协（原文如此——vejdo），业余搞，也是要打招呼的。所以望及时惠告为要！

Salutojn

方善境

1976.6.3.

1976.06.16.

（这是一封复写信）

崇芳同志，

5/6 及 13/6 手书奉悉。律绝要整齐一些，这意见是对的。你想把 Aleksandro 加以改造作为一种形式来译，你完全可以这样做。不过我们原定的标准，是我

们的依据，我们不能，也无法加以改动。这就是说：你可以这样做，别人也可以另采别的解决办法，我们不能加以硬性规定，划一起来。谢编材料兹已寄出。上次想寄而未实寄，可谓糊涂之至。

我们这里已把 5—8 手的综合方案搞出来了。现已寄出征求意见，接下去将搞 9—16 首。外地协作同志已寄来以下各篇：

王崇芳：17, 19, 21, 23, 26, 37

胡国柱：13, 18, 20, 21, 2, 4, 5, 6, 11, 12, 13

魏以达：14—16, 18, 19, 22

这样有可能接上去了。油印东西寄出去后，给我们提意见的，已有薛诚之、卢剑波、韩德章、潘述书等四位同志。

Salutojn!

方善境

1976.6.16

1976.06.21.

以达同志，

22/5, 29/5 手书早悉。因最近较忙，未及奉复为歉。

分科词汇所收的词，如使用时最好临时查 PIV 等参考书加以考虑。有些 PIV 未收，也不能认即不能用，有些收了的，也可能并不恰当，还得加以分析。PIV 未收的，可能录自其他来源，也可能是有自造的（多半参照其他欧洲语文）。付油印前，没有由另外的人加以校阅。而在油印稿上没有说明收录标准，这是一个缺点。其用处是多一个线索，解决翻译中出现的问题。你在使用中，可以加以校订分析，庶几慢慢可以使之完善。由此我感到，我们在阅读收集材料时，一开始就较详细说明其出处，是大有好处的。

张家声没有信来，可让他去。我是怕他万一来信，你摸不清，所以预先打个招呼。要的书，容稍缓再寄。

你的译文都已译齐并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做法是每首最少搞两个译文，有的也有三个四个的。把这些不同意稿进行比较研究，取长补短，综合成

为一个新的译文。经这里专业班子共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再反复加以修改，等改得大家意见一致时，油印出来请顾问和其他同志再提意见。然后再就所提意见，考虑再加修改。这样反复征求意见和修改，最后产生出初定稿。全部诗作都有了初定稿时，再全部油印在一起，向更广泛的范围征求意见。然后作最后的修改，产生最后定稿，付排。所以最后出来的是集体的劳作。但其产生则有赖于每一环节的努力。集中在一处的，便于讨论商量。分散的力量，对此无能为力。所以我们尽量把原始翻译的任务分配给外地同志。对原始的译作，希望质量尽可能好。在综合修改时，则要求把好的译法，全部吸收进去，不要有遗珠之讥。而不是之处则加以改进。能否把这任务较好完成，要靠大家努力。

对译文提意见，也是一个重要环节。要求得高一些，可促使不断努力，精益求精。如要求低了，最后出的是难望出色的。所以要求苛刻些，只有好处。但如结果做不到此，那是能力问题。尽其所能，而仍旧做不到，只好以后再求改正。这种情况也可能出现的。提意见，可起督促尽其全力的作用。

你的翻译任务已完成，希望以后多提意见。要高标准要求。提意见时，可不管自己有无办法，提供修改建议。这不是提意见的人的责任，这是专业班子应当担当起来的。如果做不到，那时再号召大家动脑筋，出主意。提意见的人，可以不管那一些事。但如果既提意见，又提建议，当然是非常欢迎的。

和你校联系听说将向省委提出，再转下去。不会直接去信的。

你如能来，就可参加专业班子的工作。所以虽然你已译了你的那一部分，还在争取去借你。因此其他方面希望不多。

你提的意见，记得有一个，我有不同看法。你说 *sin pafi* 是“射”，因而认为译“击”不恰当。其实“击”与“射”字义极近。“射击运动员”，“实弹射击”不是常见的么？鹰不会使弓箭枪械，只能 *sin pafi*，猛飞直冲向目的物，到达及使用其利嘴和脚爪。“鹰击长空”并无目的物要袭击，那时说他猛飞直冲向空中飞去。这需要有空间，动物园里，用铁丝网，围起来那么一些空间是无法“击”的。一“击”就碰回来了。所以，说的是秋高气爽，天空有足够余地供他自由横飞直撞。而 *esp.*中这 *sin pafi* 说的正是这种情况。描写一个人猛冲，飞跑往往就用此词。因为其突然起跑和其速度较高，有些像“射击”的情况，所以叫 *sin pafi*，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可用的，或许还比较适当。你看是否如此？

手此即致

敬礼

方善境

1976. 6. 21.

1976.06.30.

Pekino, 30 Junio 1976

Karaj k-doj,

De niaj alilokaj k-doj ni ricevis iliajn tradukprovojn jene:

k-doj Wang Chongfang kaj Vejdo ĉiujn taskitajn poemojn

k-do Hu Guozhu ĉiujn taskitajn poemojn escepte du lastajn

k-do Xu Daorong ĉiujn taskitajn poemojn escepte ok lastajn

La lastenomita estas tre okupita lastatempe kaj dufoje sendita aliloken. Ni kore dankas niajn kunlaborantojn, kiuj ne nur akurate sed eĉ antaŭtempe plenumas ricevatajn taskojn. Pro tio ni esperas ke ni povos eble plirapidigi nian laborritmon. Niaflanke, ni jam elsendis sintezajn projektojn ĝis la numero 12, ellaboritaj sur la bazo de tradukprojektoj liveritaj de niaj alilokaj kunlaborantoj.

La poemoj ĝis la numero 18 estas nun en laboro, espereble pretigi la sintezajn projektojn en la semajnfino.

Ni sendis niajn sintezajn projektojn al pli ol dudek esperantistoj, de kiuj ni jam ricevis rapide iliajn kritikojn kaj sugestojn kaj pritraktos ilin por fari reviziadon, post kiam ni ellaboris sintezajn projektojn por la tuta poemaro. La reviziado ŝajne estos peza laboro por atingi fine pli malpli unuecan provizore definitivan tradukon, kiun ni intencas sendi al pli vasta rondo por peti kritikojn, kiuj eble postulos denovan reviziadon por ricevi finan definitivan tradukon.

Ĉiuokaze ni esperas ke ni produktos certgrade kontentigan tradukon, kiu estu kvalite ne plejlaste inter la vicoj de alilingvaj tradukoj kiel tuto, dank' al helpo de niaj samideanoj.

Informante vin pri la supro ni salutas vin k-de,

La Grupo por Traduki la

Poemojn

de Prezidanto Maŭ

1976.08.02

以达同志，

8/7 和 8/8 两函均收到。表现方法不好的，意见也要提。因为“精益求精”正是我们要争取的。当然好坏问题往往有主观成分在内，个人看法可能难于一致。但是说明道理，还是可以对不同意见加以比较，择善而从的。方案不可能是已定的，已定的就不必征求意见了。甚至出版之后，还可改，至少再版时，尚有修改可能。所以原则上，不可能一定以后再无可改，至少我是这样看法。

但既集体参加意见，当然会有种种不同看法，互相矛盾。提意见的人之中，也会有此种情形。所以如何取得一致是个问题。方案中括号内之译法，就是表示看法有分歧，统一不起来。解决之道，不能用多数表决通过，只能用互摆道理看看那一种意见更充足一些，更强有力一些。要坚持真理，而又能向真理低头，不固执己见。这是我们应当做到的，如果我们真是从工作出发，想把稿子译好。这里也存在改造世界观的问题。

借调问题尚无消息，由于过去的经验，看来又不能存过大的希望了。

附来读 (9)S — (12)S 有感，已交组里供修改参考。综合方案一直在弄将继续寄，请勿念。这里工作因地震停了几天，现在早已恢复，继续进行。23-26 已印好寄出。27-33 尚待讨论，最早下星期内可印，或更晚一些。34-39 可能再要晚 2-3 个星期。这样就全部弄出综合稿，但是还得根据提的意见，进行修改。才能搞出初定稿。初定稿中将消除分歧意见，这比较要些时间，可能要请较多人参加开会讨论了。

地震中我们都好，请勿念。听说晚期内将不致强大地震。但二年内要发生的长期警报尚未取消。

手此即致

敬礼！

方善境

1976. 8. 2.

1976.10.19.

（我临时改变方针。先把信寄存华同志，再请他转你。因为从交通讲是先到重庆，这样较顺路也。）

以达同志，

收到的信都未曾奉复，因为地震之后生活颇为纷乱，更少时间写信，请你原谅。现在附上一信（复写数份分寄其他同志），请阅。这个工作你有无意思担任。我想约上海的朋友也担任一部分，分头进行以求早日完成。如果你愿意干，我想请古存华同志也参加工作。他那里我不另去信，请你看了附信转寄给他，但代征求意见。他如同意，以便可两个人分头担当若干字母，然后交互校核一下。这个小辞典，同时也为两本较大的辞典打基础的。重庆如有其他同志愿意参加，请存华同志考虑一下挑做事负责、肯实干的向之征求意见，分负部分任务。水平高的也可干汉译，不太可靠的则干立卡工作。要求编写出来的稿质量要好。马马虎虎的，只会增加麻烦，无甚好处。实心实意努力肯干的，做的工作对整个事业都是大有好处的。

颜文俊你知道是否还在重庆老地方（他曾说想去西安，不知下文如何？他来过几封信我因忙还未复他，所以已久不通信，我现在想知道他的通信处。）

这信你或者一并附给古存华同志如何？那你就不要另写了。

Salutojn

方善境

1976. 10. 19.

附信（复写）：

Kara k-do,

关于辞典的印件想已收到。看起来规模不小，但目下只有我一个人在起劲，有些人认为辞典是需要的，但一定得由组织上来搞，要有人领导。即使在没有组织来稿（虽然有的组织负有这个任务，或者很需要这些工具书），也不采取任何行动，推也推不动。CEL 有将军，没有小兵，暂时也看不出从哪里能弄来小兵。在这样情况下，也还有些同志（外地的）仍愿意出力。但当我搞这个印件，也有人力劝，不要动。

我不同意这种态度，但也还是划去了调查登记表。把印好的东西发给一些表示愿干的朋友们。专科术语愿意担任的已有五六位同志。专科很多，我们还需能热心朋友来分担其他科目。

关于普通词汇我有一个想法，请人担任把它们单独抽出来编写（也用卡片，其原因详下），我已经请人在 PIV 上标了出来。可以按标出来的词，一个一个立卡，加上译语。成为一本小词典（因为没有专科术语，但有些已进入普通词汇则应加进去，这在编写时要增补）。把卡片按分类排列，可成为一本分类辞典（代替汉世）。一套卡片作两种用途，合起编一本书。这样的书对初学这是有用处的，培养新生力量时是需要的。

我还想标明各词常用程度的等级为编教科书和读物的依据。因此我很希望先能把卡片立出来，以便先标明其常用程度的等级（这一方面我已有一些可作依据的参考书）。不知道你是否愿意立即动手参加这个工作？为求快速，我希望能有几个人一起来做。要有打字机，可以在卡片上打字，这样比较清楚。否则就要求用印刷体手写，要写很清楚的。你是否愿意义务作这件工作？工作有两步。第一步只是立卡，第二步又加以释义。我希望释义的水平要高一些。水平较低，除立卡外，可作校核工作。对释义有疑问或不妥之处提出来与原译人商量，这个工作，水平较低的人，也可以做，而认真做起来，可以起很大的作用。

不知你的工作和身体健康情况如何？能否参加这个工作？请见复。卡片我正在设法中，如你愿担任，当把卡片带上备用。等候你回信，以便作必要的进一步磋商，使早日可以动手。其与另谈。

敬礼

方善境

1976. 10. 19.

1976.11.19.

以达同志，

胃病起因，在于有时过饥有时过饱，以及缺少运动。望注意饮食，勿过饥过饱，以及吃生、硬、冷、辣等的东西。以求渐渐恢复。不可小看这个毛病，因为任其发展，面积大了，可以引起出血，（往往是大量的）大伤元气。消化和吸收不好，必将导致身体衰弱。而且发作时也痛苦难受。无病便是福。有了胃病，它会随时给你吃苦头的。你能打太极拳很好。要持之以恒。如果小心注意，则胃病好后，留下了打太极拳的好习惯，可能因祸得福，落得一个好身体。很多人因少年或青年得病，医药无效，改做气功或打太极拳之类的锻炼方式养成习惯，坚持不懈，到老年时反比别的年龄小而无病的人还强健得多。这不乏实例。这一段请学夫人达看一下，以便从旁督促，或者作伴一月锻炼，互相监督，那就更好了！

PIV 的普通次古存华已经译出来了（据其来信所说），你能否把他的稿子校阅一下，同时立成卡片，按照“油印”办法的要求来做。这样在古的原稿上不必改动（如错的可注明）。而另外有了一套卡片。我还想再找一二位同志来做同样的工作。其分工可以各担任若干字母。这卡片将再请人校对一下。

至于专科术语我想作为 EPC 的资料工作的一部分，由机关出信向有关同志的所在单位去打招呼，作组织上交的任务。但普通词汇却只能算作个人业余活动了。你有否 PIV？大概有吧。如没有望告诉我。还有冯文洛的大字典有没有？如没有，我可以拆散一本分开使用。（将来不难重新订拢的。）

主席诗词翻译提意见问题，我看不妨大胆一些，没有把握也可提，甚至只提不好的，不满意的，（但要说明其原因），不一定要提出修改办法。但如果另提以为较好的译法（即使只是主观认为），就更为欢迎。但每一观点最好说明理由。我们不采取表决办法，提相同意见即使很多，但看不出有或说不出有力的论据，我们并不即加接受，我们只接受有理由的，而理由却是坚强的东西，而不管是谁提的，是少数人或多数人提的。总之选最好的，凡有争论的，择选

最理由充足的，作为取舍的标准。万一旗鼓相当，意见统一不起来（例如专业班子里面），则打算把两方意见和理由摆出，提请领导裁决。

我们现在在修改中（参考批评意见），打算分作两批，再油印一次，在较大的范围中征求意见。你有意见那时还可提。第一批 20 首，已修改了 2/3，下星期可能改好，但仍有一些地方意见没统一。廿首齐了就油印寄发，一面修改其余 19 首。改完再印发一次。等到一定时期，批评意见来齐了，再作最后修改，才算定稿。印出来后可能还会有意见的。那要等再版时再考虑了。

毛主席语录，将选一整句的，而这一句是要表示一个完整的意思，没有割裂的毛病的。然后考虑放到哪一个 kapvorto 中去。不是逐字去找，那样太难了。选一大批备用，这将有专人来做。做好再分配到个别词条里去。这种做法其实是装点门面，但不装不行。

从国外书刊收集资料，只能尽北京所有的，而且还只能有工夫看的，谈不到全部书刊都看，看的人要做卡片，备补进去。编写的人管不了那么多。

经手工作，做了一本，没法做下去时，那只好另外找人继续做。这是没法的事情。但要注意，把经手的工作放在一处。留有问题的地方，在那里夹入写明。这样，接办的人会省事一些。

敬礼

方善境

1976. 11. 19.

1976.12.27.

以达同志，

19/12 信收到。意见已转给组内。你寄回的书已收到，上次失提万分为歉。我与四五日前又寄给你一批旧杂志 Norda Prismo 共 19 本与 Bofilino 一本。想可先此而到。

你在阅读望附带做一件工作。看到有好的文章，内容有趣而健康，文字也好的，可作为读物供学者进修的望另纸记出（包括题目、年份期数、页码）。太长的不要。将来杂志看完望把选定的书目一并寄我为感。

我的藏书，估计你大多数都已看过。因我的书没有书目，因此也无法细对。你这次和图书出版社有了一些关系，我看你是否可以来信向该社（也即毛诗翻译小组）提出一个要求，希望给些书看看以便提高语文水平，为以后贡献力量而做准备。他们自己没有多少书，但可以向杂志社去借（协会的书现在均在杂志社）。只要不积不丢失。而能打开这条路，看的书就多了。个人名义是借不出来。杂志社不用外力，而图书社用外力，两者做法不同。

主席诗词，综合方案的修改年内可能可以讨论完毕。讨论完，要等上面的一些决定，如对某些诗句的如何理解，注加不加，和如何加法。在作些修正，即可油印成初定搞了。这初定稿将再广泛征求意见。

顺此奉告并致

敬礼

方善境

1976. 12. 27.

1977 年

1977.01.12

以达同志，

1/1 手书奉悉。寄上 Bofilino 时送给你的。Norda Prismo 19 期合订成七本。看完希望随时还我。并希望你附带做一件事情：凡看到有趣的作品，文字好，内容没甚毛病的，望把那篇东西题目，连同年份期数、页码摘出来。这样看完之后，手上可有一张目录，其中都是你认为文字好内容不错的文章。这目录请随书寄回，我便可以从中选出来付之油印了。这样的东西，大家也都是非常希望读到的。这个工作在你是顺手做的，不太费事，对我的选材却帮助不少。勿请一办！

承告存华同志来稿的情况已洽。我想是否可以这样：你搞 o、p、r(s 不要搞，因已约出)。LMN 的稿子退回给存华同志，请其补充，将来可以互相校订。

关于词条中留有一些空白的问题，这要一分为二来看。留有空白，表示还有工作要做，另一方面也表示有些困难，做起来觉得没有把握。我认为把没有把握的空起来，比随便加以解决，而又解决的不很好，为可取。有空白在那里，可以引起后一环节的主意，充分加以重视，比夹杂在其他解决得好的内容之中，因而不容易找出来（或费大劲才能找出来），要省事些。如果你不单纯从形式上看问题，你将会支持我的看法。可不是么？

存华同志的稿子，从按照“办法”的要求，做得如何？你是否可以写一些意见，供他参考。我们编词典是个新工作，现也没有经验，这依赖于彼此比较，相互以长补短，然后才能做得好一些。一个二个人做得好，是无法把成果搞好的，只有大家都做得尽可能好，才会出好的成果。

因此每一个参加工作的人，在编完一个字母最好寄给另一位同志看看让他提提意见。这样有助于改进缺点，发扬优点。每个人都能学好的经验，去除其弱点。所以古稿的缺点，请列举出来告诉他。并希望，将其内容惠予，其有普遍意义的，还可油印出来供其他同志参考。

手上即颂

近好！

方善境

1977.1.12.

词典工作你愿意多搞，没有问题。因为这是人手不够的事情，不时人浮于事。opr快搞完时，请来信以便规定接搞什么字母。我不一次分配完毕，是怕每人进度有快慢，不可能分配到很恰当。所以采取谁先搞完原来分配的工作，再分配新工作的办法。

1977.03.12

以达同志

2/3 手书奉悉。老古得病深为怀念，亟望其能早日恢复健康。此病不能老犯，愈犯愈深，更增治疗困难。我接周志坚来信。曾想函古，谈谈他病情，今接来信当遵嘱办理勿念。

你担任的 O、P、R 三个字母请于快完成时来函告知，以便再分配新的任务。至于已完稿的，请完成一个字母寄来一次。以便于寄其他同志复核。不必再寄老古了。

关于 esp.和汉语的比较我也想写些。但这不如译现成文章便当，需要花大力气。我想可以大家动手来做。可以就一个具体问题深入研究。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积少成多，积小成大。大家动手便可以进行得快了。

有一本“为革命学习 esp.”在印刷中，可能到本月底可以印出来。这是给初学者看的。是天门一位青年给刻写的蜡纸。

周志坚已退休又有打字机，原可以在打字上帮些忙，但其来信毫无此种意愿（谢永仁来信说他谈得很积极云），我不想主动提出，因为这是要自愿的。我只是一般地号召。肯干的自己会找上门来的。

我因为想做的事太多，联系太广，各处来信，往往不能一一作答。以后可能想多在油印信上谈，以代分别作复。望鉴谅。

敬礼

方善境

1977.3.12.

我已回本单位，不再住友谊宾馆。到第三轮开始时再去宾馆，共同完成□□定稿的工作。

1977.04.01

以达同志，

1/5 和 25/3 手书均悉，因为时间不够只好一并作答了。你看了好的书望向我推荐，使我知道哪些商合读者心意和爱好，则向人推荐读物有了一个参考。Norda Prismo 曾允把好的文章编目告我（请分别注明哪年哪期及页码）。这些东西就可打印出来供诸同好了。我没有时间阅读挑选。这方面也要大家帮忙。以看过我意不必重看了。如向我社，通过图书社，来借。新书多得很，够你看的。所以不要再已看过书上面再花功夫了。可以看新书。公家的亦请写评论。或直接寄给，或贴在书后也无关系（这样可以不另寄信，节省邮费）。

我的藏书，比较可看的，你基本上都看了。图书社要用外力，但是我看他们，外面约了人译来稿子，没有人改定。你可以自己选些觉得好的短篇，译好寄去。让他们看看译文如何，如合他们需要，他们可能会给你任务。如不给也不必硬求。最主要是提高自己的水平，这是根本。所以如果约你译稿也不要承担得太多，一定要留出足够时间看书。这个注意要自己牢牢掌握！译一些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我终觉得多看合算。你还年轻，水平提得高高的，则以后贡献就大。如停留在不高的水平一味多译，是难以进步的，进步得一定很慢。（一点不译不写当然也是不对的。）

我们这里参加工作的人，译得够多的吧。但是不看书，提高极慢。这个劝告，你可以深信不疑。一面做些摘记，把可能有用的词和好的表现法摘录下来，而起按一定排列法摘录，以便要用查得到。但此刻分类摘，同类的词排在一起易于比较。难于分类的安音序排，这样一查定能查到，不在那里比在这里。好的说法，如难于分类可以不分，不时去阅读重温一下。

古存华同志难心踏实，的词毛病，深为可惜。那位周同志，我最初受到其第一封信就感觉得气味不大好（来信往往还很长），对他不存太大希望。谢永仁来（信）说他□□非常积极，我回信，还要看事实。我听说他有打字机，打打蜡纸该是非常合适的，征求他意见，竟然推托不干。不敢就罢。他要东西倒是挺起劲的，但我对他也是很紧手的。因为给她东西，未必能起多大作用。

你们重庆小组，不知道地有些什么工作。如果并无认真学习，我看收摊也无关系。摆了一个摊，增加许多事务性工作，实际并不起多少作用，则其结果无非把有用的时间精力花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了。

我已看清其人，即使你们推举他，当什么联络人（其实有什么要联络的），我也不会像对老古那样给予信任的。

词典工作，待O部分寄出可以暂定一下看些书。等我看过后，再做下去了。

没有小花和缩写表。确是一个问题，工作起来不方便。我本想要油印一份出来发给大家。一直拖下来没有做。这个小花不好画，目光不行。

有些普通词也当术语用，这注科名不注科名我看问题不大。除非在术语里，含义与普通词有较大不同（但在此情形下，一般大概不会不搜有小花的）。

像 obei, obeo, obeado, 我可以归并为:

“obe-i, ~o, ~ado 服从”, 因为中文的“服从”对此三种形式都能通用。

Salutojn

方善境

1977.4.1.

1977.04.15

Pekino, 15 aprilo 1977

Kara k-do,

Niaj kamaradoj ofte plendas ke ili ne havas ŝabcon uzi nian lingvon por kontribui al la revolucio. Nun aperis la kvina volumo de Elektitaj Verkoj de Maŭ Zedong, kiun la Fremdlingva Eldonejo baldaŭ tradukigos en multajn fremdajn lingvojn, inter kiuj estos ankaŭ Espo.

Mi konsilas al vi skribi al la nomita eldonejo ke vi decidis traduki tiun kaj tiun artikolojn el la volumo kaj sendos al ĝi kiel kontribuon ĝis la fino de majo. Vi elektu la tradukotajn artikolojn, kiujn vi trovas tradukeblaj en la promesita periodo. Vi sendu la tradukojn pecon post peco tuj post fintraduko. Kiam vi sendos la unuan tradukaĵon, vi letere demandu la eldonejon, ĉu la traduko taŭga kaj petu ĝin doni al vi novan taskon por ke vi plenumu ĝin dum la monato junio. Informu ĝin kiom da vortoj vi povas traduki en unu monato por ke ili povu laŭplane distribui taskojn.

Ni montru al ili ke ni ĉinaj espistoj sincere sekvas la instruon de Prezidanto Maŭ rilate al Espo.

Por eviti duoblaĵojn mi konsilas vin elekti el p. 403 ĝis p. 500. Artikoloj en la p. 46-47, 134-135, 168-191, 267-288, 363-402, 403-418 estis antaŭe eldonitaj en apartaj broŝuroj.

kun salutoj mi restas kamarade

via

Tikos

1977.08.11.

以达同志，

20, 24/4 及 5/6 手书现在才来答复你，请你原谅。中间为赶编“初级课本”花了不少时间，现在已印出来。但是缺点不少。现在我已到本单位。诗词已有初定稿，并油印出来寄各地征求意见。到九月十日意见回来，可能再去一次作最后修正，成为定稿。

这次翻译中对原作的理解有种种争论。有的由局里作最后裁定。裁定的理解，只好大家遵办了。有的我们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没有办法，只好同意照裁定办吧。终不能争下去，出不了书。

在翻译组内部，大家是用一致同意的办法进行的。当然其中相互作了一些让步，以求可以取得一致意见。但也还留有三个统一不起来的问题。最后上交让领导去作出决定。我能做的，只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乃至力争。争而通不过，终算已我尽我心了。我不同意的都讲清楚了，恕不负责。

他们别的人现在接搞毛选五卷的世译。我回来，因为社里不同意再借下去了。

借书的事，如果办不到，这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既然如此，不妨“礼尚往来”。这种叫作非“不愿也”，“不得已也”。

寄还 Norda Prismo 八本已收到。所选的东西，想等你把其余 11 本看完选定后一并设法翻印。所选各篇我没有时间复看。如果集中在我身上，那将会形成血栓塞的毛病。只要依据正确的原则，诚心实意去做，便不会太离谱的。而那些原则我是赞同的。

编词典的事，古来信已译完 LMN 三个字母，现在校对中。术语未译。我已去信，请他仍旧寄给你。并请其标明术语未译字样。译术语要由参考书（这个条件大家不具备），如果没有而自己又外行，做起来花时间甚多而效果甚微。所以依托内行人译为好。

古的东西，看看是否能校。缺的就给他补上吧。可以通知他尽可能不要把普通词遗漏。但不要把稿子退还他！那会对他的病体有影响。如果实在不行，请把稿子寄给我，但务必不要退回给他！

你寄来的稿子，我原想校订一下。但是被别的事情冲击掉了。许多事积压在那里，弄得不可开交。你现在要做的有哪些工作？打算如何？其余的N,P大概什么时候可以看完？看完后，有无自己想要做的事？如果没有事，就等老古的稿子寄到，就此进行校订工作如何？

谢玉明本已自己动手译PIV，已译到K字。他的做法，没有照我那个油印计划的方针办。因为当初还没有知道词典会议定了方针。等这个会议开后，外文局分配到了任务。他便歇手，并把稿子送来给我。最近他又要了回去。大概看见外文局迟迟一直没有动手。他或许又想把这个工作做下去完成它。此人干劲极足，精力过人。我想问问他有何想法，愿否与人合作（有的人，喜欢独来独往，免得受人牵制）。但他还没有来过。

属于部分，已可作为EPC的资料工作进行。并约了六、七个人担任几个部门。（当然还缺不少部门。）两方面一配合，将来有可能凑成一部完整的词典。这是我现在的想法。

手上即致

敬礼

方善境

1977.8.11

1977.09.07

以达同志，

接28/8函已悉。

谢玉明同志在电台工作。他是在北大求学（俄语专业）时，学E的（第二外语）。但他感觉E有前途，喜爱这个语言，努力钻研，下了很大功夫。看了不少书。分类词汇就是他一个人搞出来的。此人精力过人，肯实干。北大毕业后分配到电台，原来搞俄语翻译工作。苏联变修后，俄语工作少了，他主动提出参加世界语工作。经领导批准，一直工作至今。译诗词时，被借去参加诗词翻译工作。现在又接下去被借译“卷五”。

他一个人自己动手翻译 PIV。到字母 K。后来因国务院批准搞世汉、汉世词典。就停了下来，把已译成稿子送来。但是由于我们社和局对词典工作，没有抓下去。他又把稿子要回去了。不知道他是否又想再搞下去，则不祥。此人有些独往独来。但由于干劲足，一个人搞也颇出成绩，而且可以不致互相牵制。我曾写信问他，将如何做法，未有回话。所以对其进程，没有什么了解。

谢永仁同志在搞多种语言的教材，很希望我和其合作油印他编的东西。愿意担负一些印费。但我觉得他的想法不切实际。他的东西，只有要同时学多种外文的人才有用。如只学一种外文，则其它几种外文所占的篇幅，都成了浪费。我不想接受他的建议。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因为他即使出了大部分的钱，可也只能贴补浪费部分的费用。与我们未必能起多少合作的作用。

他来信提到你和古存华、周志坚等各位，说都能打字。好像把你们计算在可以帮助打字的行列之中。但是周志坚已向我表示过他不能承担打字的工作。虽然我原也把重庆几位计算在可以在打字上出些力气的行列之中（因为有打字机，并且能打）。但周既有此表示，我也不再指望了。因为周已退休尚不可能，其他人或有病，而且至少都有岗位工作。只有古存华应我请求，曾校订誊清过一篇世译汉的稿子（也在油印中，不久可以印出来）。

我看周不大踏实，而谢则有些钻牛角尖。我曾估计古可以做一些事情，但却有病了。不知现在已否好些。我也多时没有和他通信了。我对周谢两位的看法，不知是否过于苛刻？

Norda Prismo 希望你看下去，并列入选入的目录。如果能找到打字的人，我希望能印成一、二本选集出来。

图书社的 E 书和杂志社比（因为协会的书全在杂志社），当然要少。多少是相对来说的。杂志社的书说他少也是可以的。但是给个人看，应该说是多的。等看光了，那时就油显得少了。他们自己没有书，如果真心诚意想培养力量，到杂志社去借，我看还是有可能的。但是怕犯错误、怕麻烦，那就一筹莫展，只好拿越南的书来搪塞了。他们搞官僚主义，我现在觉得，必要时不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大家官僚一下。

你要和谢玉明联系不妨直接去信。他现在尚在宾馆，信可以寄到那里。他也知道你的，因为你参加诗词译稿和提意见的工作，所以自然就知道了。

“读物选”没有寄给你，是因为你已不需要这样的读物了。并不是因为你没捐钱。这我在油印信都交代清楚的。“读物选”所剩不多。现寄上一本。看后无用，望仍寄还，已备他人使用。

手此即致

敬礼

方善境

1977.9.7.

1977.11.1.

以达同志

寄回 N.P.及信已收到。

我现在又给你寄书四种六本。其中 **Faraono** 你已经看过。但此书值得反复阅读，所以又寄上了。其它都是 **Z** 的作品。其中 **Original Verkaro**，你读时可以选一下，看有那些作品值得选成一本介绍给国内读者。从文体讲，都是他的手笔无所谓优劣。但是对于国际语的见解，处事接物他是有些特点的，或者优良的品质。

例如有两封信，一封答复一个读者来询问 **E** 进展的情况，他回信说，一个 **E-isto** 来信时应该报告最近取得了什么成绩，做些什么工作才是（这是批评来信人，自己不努力，光想听听有什么新进展，这样的人确实很多，值得批评）。另一封信来信说有一位大名家对 **E** 说了些客套话，他便以 **Z** 的名义，对那位大人物表示了感谢。**Z** 对他指出对方不过客气话，并无实际内容，这样便去表示感谢是不妥当的。（就是说有失身分的，而你要知道，**Z** 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但在此种地方，可以看出他毫无媚骨。）他还很多好的品质。这你在文章里将会看到。

我在书中划了不少铅笔的线。主要是关于对国际语的见解。但是后来没有加以整理。

现在如何选呢？有一些可以整篇选入。有一些（例如我打线的）似乎也可以作为语录那样来选。当然其中可能意思有重复的。这以后可以再删除的。打

线的，并不一定妥当，或者打得太少，意思不够完整，或者太多，夹入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文字。你选时可以独立思考一下。

最好能选了一些之后，就把他们打字出来。特别是语录这类摘出来的片断。在选时你可以用红铅笔。在边上作一√。其起讫之处分别在文中作「」记号。这样打字时就方便了。打字时一段与一段之间请空开一、二行。语录可能按性质分类，更好。留空一二行便于剪开，归类。分类办法，在挑选中自然会形成一个想法的。到最后研究决定好了。

还有一篇文章，一条语录，在末尾均要注明出处。例如（222/108）表示见于 O.V.222 页文本编号 108（按 O.V.的编法，分成几个大类。每类之中，每篇均依次编号。现在不写大类而注页码，因为页码没有重复的。如是摘出一段语录，页码可注其所在的页（开始的一页，专页可以不管）。篇号则注其所在的一篇。页码在前，篇号在后。至于出在哪一段就不必管它了，只在一页之中是容易找到的。整篇文章也要注。

（276/2）这一篇（即 Esenco kaj Estonteco de...）不必选入了。因为这可能要单出。如果不单出，也容易补入。

Z 对国际语问题谈的大致有：（1）关于 E；（2）reformoj 问题；（3）E 的文体问题；（4）Neo.问题；（5）组织问题（不要依赖于他个人）；（6）其他方案的竞争问题；（7）homaranismo 问题；（8）政治问题（这是极少的，但并非绝无仅有）。

他的演说，但让值得单独出一本集子。但你还是可以选择。

这个工作你思想上要明确：是独立地来做。建议是我提出来的。但你不要有依赖我的想法。上面所说的只供参考。认为不妥的，就不必听。选出这一本书，一方面当然可以作读物，另一方面（主要是）用它的作品来表现出他的人格和思想。

他当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要批评他，这选出来的就是供批判的材料。如果将来能写出一篇深刻而公允的批评性的序文来，那是最好了。写不好也无关系，说明介绍他的为人与思想，供高明的朋友来评论就是。

这是一个工作。

另外还有一个工作。在阅读过程（这当然不限于 O.V.了）摘出一切有些特殊意义的单词和短语。例如 eldono 出版, de tempo al tempo 不是之类的 esprimoj 来。这类东西可以依字母次序排列起来, 可以供初学者翻检和阅读。这对于他们提高阅读能力, 颇有用处。可以于阅读时用铅笔作个记号, 然后打字或抄下来, 最好一条一张, 便于排列次序。

这两个工作你是否愿意做?

科学院没有研究 E 的, 要是科学院有此一门, 恐怕要我们自己先做起来。作出很多成绩, 并且国家大力搞 E 运动时, 这才会有有一些可能性。目前还没有一个学校正式教 E 哩。如何能谈的到此呢?

全世界据我所知, 只有匈牙利有一个大学, 有 E 科, 正是有学分。但也是语言专业里的一门。先读普通语言学, 然后选 E 为专业。

你如考大学恐怕只好先考语言学, 进而选西方语言专业。有了一些知识再自己研究 E。选 E 是不可能的。他们还不知道 E 为何物呢。

Salutojn

方善境

1977.11.1.

寄书按印刷费率贴邮票, 不应夹入信札, 望注意。

1977.11.6.

以达同志,

今年大学招考, 你还完全够格。E 专业是没有的。可以考英语专业。进了学校(最好全国性的), 将来便有可能分配到北京来。这比调动工作省事多了。你去投考, 学校无法留难。

这里机关都要人, 分配时可以指名来要。如果机关等不及, 自行招生培养, 那也可以指名来招。所以考入大学是很重要的一步。你看如何?

祝

好!

方善境

1977. 11. 6.

1977.11.19.

以达同志，

我们社里可能要添人手。

你想不想来？事情不能说有把握的，我很希望试一试，虽然我没有决定权。而且成不成也不能全看我社的愿望。有几个问题：

- 1) 你一个人来，不带家眷行不行？
- 2) 你的爱人是干什么工作的？所在单位是否全民所有制的？
- 3) 现在有几个小孩，各有多大？你一个人来了，你的爱人一个人照顾得了么？
- 4) 学历和工作经历望写一张给我。

这样有机会时我便可以（我便可以）进言推荐了。

祝

好！

方善境

1977. 11. 19.

1977.11.22.

以达同志

久未通信想近状良好。

我们社在留心物色人员增加人手（E的）。不过条件差，因为不能带家眷。外地人口来京限制极严。如无办法只有在京陪考一法。此法本也可行。就是领导上一直不急，一直不能解决。你如愿来，我可以加以推荐。当然不能凭我一句话作数，但社里鉴于人手难找是有可能加以调查考虑的。

因此我了解以下各点，以便提供详情，使社里可以考虑：

- 1) 籍贯、年龄、家庭人口（有几个子女及年龄）
- 2) 爱人工作单位（市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做什么工作。（王崇芳就是因为家眷问题解决不了，未能调成。）
- 3) 不带家眷，单身来京，愿意不愿意？如愿意单身来京，则成功的可能性便比较大了。当地可能不肯放，想去走走后门。
- 4) 如果能把家眷安置到河北（近北京）的地方，这样来往便比较方便。我们干校在乡下，到局里来，不时有车子来往（为了公事采用之类），则有便车可搭，这就比较方便得多了。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

此函就是和你谈这一点，请你和爱人大家商量后复我一信。

祝

好！

方善境

1977. 11. 22.

1977.12.20.

以达同志，

我记性不好，而头绪纷繁，往往说过的事又重说。该说的事却又忘了。胡涂得很。所以有些事如果我没有答复请以后再提一下。

你们那里考试想已完毕，不知何如放榜。你的考试结果，一有消息，即望函告。因为此间可能打算办理来调的手续。如果考试录取，则就只好作罢。如未录取，则想马上就进行调人的手续。因此无论录取与否均望及早函告。

即致

敬礼

方善境

1977. 12. 20.

1978 年

1978.01.05

以达同志

你先后来信，表示愿意单身来京工作，下 10-15 年不带家属的决心，我意告诉社里。我们社向外调人要通过外文局，局里主管人事的部门，对带家属，最感棘手，没有办法。因为有的人，来局已工作七、八年，家属问题总是解决不了。因此对于此点再三申明没有办法。不要调来之后，又闹家属问题，弄得大家不愉快，而且影响工作。

现在已由社向局保证，将来绝不致因此点发生问题。不过到四川调人，要到春节后才能着手。将来要派人到四川省去联系，方能调动，不可能向你们学校直接联系的。此事要局里办理，社里无能为力，促其提早进行。因为他们派人出去，有通盘计划，不能只顾我们需要。

如果考大学录取，你可否向学校当局研究一下，或向有关大学商量一下，最晚什么时候要报到。看看能不能等候到春节以后，后我局办好调人手续？

发榜即在二月中旬，一有消息，望速见告，以便促局里加速进行。免致两面落空。不过如果录取，则学校方面不能不放，因此留着不肯放这一节，倒不至于了。（前次图书社借你来京的事，你们学校就是采取置之不复的办法，消极抵制的。）

还有，万一录取，向录取的学校可否去探听一下。从学校调出，有无可能，而把你的名额让给备考的人？

手此即致

敬礼

方善境

1978. 1. 5.

1978. 02.07.

崇芳、国柱、道荣、以达同志，

最近周尧同志曾来北京，并晤谈一次。知道他写有三篇文章，是讲中国古代的关于科学研究史实的。科学界朋友要他译成外语发表。可见这三篇东西，是较有价值的。我问他是否可用E翻译，他也有这个意思。问题是翻译问题。他自己和路进生现在都很忙，没有时间。

三篇文章已油印。我和他约定请他回到学院，分寄你们每人各一份。先请你们看一下。文中有引文，都出自古书，译起来有些困难。他已决定重新改写，把引文写成白话。所以将来译时，将根据白话来进行。寄给你们各位看的意思是想问问你们愿否担任翻译。都参加，可以各译一篇，互相校阅。如只有一人愿译，则也可由一人译。请你们收到他寄来的油印稿后，看一下，愿否参加这个工作，望来信见告为幸。我将根据参加的人数，进行分工和安排。

祝春节好！

方善境

78. 2. 7.

1978.02.15.

以达同志，

10/2 手书奉悉。调的事情，事实上不可能快。因为社里得向局里提出，征得同意，然后向四川来调。具体作人事工作的人肯不肯上劲，是一个问题。你们学校肯不肯放也是一个问题（进大学他们无法不放）。所以看来，如果放弃上大学，两头不着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我看如果我们这里办得不快，进师范学院，就进师范学院吧。徐声越本在中学教中文，后来教大学。主要得力于自己用功。他的中文很有修养，又懂几门外语。搞翻译得吃透两头，光是外文好，不行。得两头都好。有了真才实学，就比较有办法了。

进了大学，只要不要把 E 丢了，将来一面教书，一面搞翻译，也是可能的。人如果不能到北京来，但给图书出版社译书是大有可能的。他们缺人，尤其是有水平的人。将来译书，就专挑文艺作品来译。不丢，只要每天看一些 E 书，保持接触，就不致丢了。

书的来源，靠自己买，很难也太贵。我当努力争取把这里有的书交协会掌握，使之可以出借。或者打通图书社，叫他们向我社转借，如果他们指望依靠外面的人译书。能否有结果，当然还无把握。

对“火花”我是个泼冷水的人。我觉得他（木丙）搞这个东西，有些花的力气大，而收益（语言上）小。我劝他，不要搞这个东西，他已接受我的意见。我请胡国柱编一本书稿，专收大家用 E 写或译的东西。你有意可试笔头，可以把稿子寄给他。我意试笔头的东西，不要收水平太低的作品，因为这无补于实际。这样的书稿，收翻译练习倒是可以的。但决不能全部都是练习。

水平太低的人，重要的是多读。读得相当多，相当熟，再动笔头。这样做，省时间而实际效果好。实际水平还差得远，急于发表东西，实际是在追求空虚。很不值得。

“火花”同 E^Ê 比较，显而易见是差得多了。只能超过 E^Ê，不能以“火花”为满足。胡国柱在编的东西，在练笔头上，可以代 E^Ê。写译的人多时，出了一本，还可以再出第二本、第三本的。现在是打字的人难找。手刻我以为太费时间，未免有些费得可惜。压到一二个人身上，我以为是不应该的。重庆有好几部打字机，会打字的人也有，但似乎出来担任打字的人都不踊跃。古存华不知肯不肯打？

你如能在留渝期中组织一下人力，每个月可以包打蜡纸若干张，对油印书稿将是一个大帮助。但决不可压在一二个人身上。假如有三个人愿干，可以轮流打。每人打一个月，三个月轮到一次，对每个人的负担就不甚太大了。祝春节好！

方善境

78. 2. 15.

1978.05.28.

以达同志，

21/5 手书收悉。我已告诉你过，你现在首先的任务是学好专业。但你的 E 已有相当水平，回生非常可惜。那就力求保持尽可能大的接触。至少保持原有水平，如果无法同时有所前进。

你的年纪比同学们大了些，口语方面吃些亏，但正是你所说，这只是暂时现象。我赞成你这个打算：等专业方面不再有困难，在大搞一下世界语。学校里的环境，可以专心学习。在忙足专业方面的学习任务之后，余下的时间便可尽量用在 esp. 上了。别无什么来打扰你了。因此在大学这一段时间很可能也提供你一个深入钻研 esp. 的机会。现在的书快念完时，可以来信，以便在寄别的书给你。请及时通知我好了。

口语（无论英语或 E）都只是一个习熟的过程。多听听便惯了。讲也是如此。而且甚至可以在实际应用时补足之。

油印书我当继续寄给你。你也用不着寄钱。这个宗旨早就交代清楚了。

祝你

进步

方善境

78. 5. 28.

1979 年

1979.03.06.

以达同志

来信收到。我不赞成你给外文图书出版社译稿。我希望你先尽量多读些好书。但你考入大学了，我想那便应把学习大学的课程放在第一位。不过仍希望你不要丢掉 E。其办法是每日抽出一定时间读些 E 的书。以读过的，再读也好。

保持接触，维持温度，等大学毕业，到那时重理 E 的旧业。我希望你登上 E 的真正高峰，这才有用。

给外文社译稿，未必能出。因为他们怕外来稿不行，而且你还不够有名（实际上也不能说已经很好吧）。无人加以改定，他们便不敢发稿的。但定稿的人，他们认为可以定稿的人，并不多。这样，书如何能出得来呢？

梁遇清给他们译了 24 万字。这当可上得更大了。你译一万字，比他少 24 倍。但你花了多少小时？把这些时间去读好的书该要好多少呢？

你要有一个压力，何必找我？你自己定下一个指标。每学期（放假期中另定）看多少本（或 pǒ）E 的书。以此来对自己施压力吧。我意你看书的速度应该已经不太慢了。因此指标不宜定得太低。否则便不成其为压力了。每日规定抽出多少时间，以在完成大学课程的前提下抽，实在抽不出，便硬挤一刻钟如何？这终该可以吧？

不要急于出成果，译什么或写什么。如果想写想译，可在寒暑假期中去干。不急于谋求发表。如信任我，请把译出或写出的东西寄给我如何？我当研究作和处理。外文出版社若再来约稿，可说学习忙，没时间。而且前帐为清，免开尊口。问他们已译的，出不出？不出或近期出不了要其退稿。

你把 E 的水平提高到尽可能高，那时，你再讲如何为 E 出力吧。现在还不是时候。你为 E 处理的最好办法便是把自己的水平提高到高而犹高。而要达此目的，最便捷的捷径便是尽量多读一些好的 E 作品。假期中进行写作练习。译什么，自己挑吧。没有主意，可于放假前及早来信。

给卢老的信附在你的信中。你送给他，终比他送你方便吧。

重庆几位同志你说的正和我所想象的相同。古存华做事是踏实的。所以我过去，有什么东西终是寄给他个人的。当时也无小组。

周似乎极力想把在那里的书弄过去。又是登记又是分类。看他能弄出什么成绩来吧。祝

学业进步。

方善境

1979. 3. 6.

你哪一年可以毕业，望提前一年告诉我。看有无办法把你弄到北京来工作。这一层我完全外行。可能是绝无可能也难说。

1979.7.20.

以达同志，

你考研究生结果如何，为念！

你在读大学期中，每天是否能抽出少量时间学习和阅读世界语书籍？因为我想，你应该以大学课程学习为主，最好不要把世界语丢掉，因为你已经有相当程度，丢掉可惜。记得我曾经借书给你，如果你在大学中已经这样做了，我想了解你借去的书读到什么情况了，便中告我！

如果研究生没有考取，是否仍为川大听候分配工作？你的爱人现在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住在什么地方？何时重返成都？均顺以为问。专此即讯

近好！

方善境

1979.7.20.

注：我患目疾，此信系托人代笔的。

如果你分配工作，最好谋求到旅游事业方面去。

1979.07.29

以达同志，

七月廿三日来的详函收悉。

你所说你种切（种种情况——编者），证实了我从前对各别同志的看法。

关于重庆小组，我对你有下面几点的建议：

1. 不要去编 Verda Stelo，湖北省世协决定要出刊物，势在必行，全国世协计划中也有出刊物一项，计划虽订进去，但不认为我们国内需要两个刊物，全国支持一个刊物，有可能办好，各出各的，力量分散，大家都办不好。你们那里，财力、人力都不足，你把自己的时间精力都陷进去，一定是白费的。不要做这种傻事情，把时间节省下来用在英语专业和 E 的进修上为是。

2. 小组工作，要求实效，不要为组织而组织，培养新生力量，要挑选其本身肯下功夫的加以协助，不要求多。人多了要花大力气。其所花力气与收获是否相当，往往是个问题。要珍惜时间和精力。

3. 小组扩大，要看成员的质量，好的而扩大，才是真的，否则，不过包袱大而已。人多口杂，要想事好也做不成了。不要以为那里有个世界语团体，不加分析，便觉得自己有责任要去帮忙。有些团体搞不好，无药可救，我让它垮台，不要陪着去殉葬。垮掉之后，只要有人还可重来，没有什么可惜。

你要借的书，缓几天当检出寄上，但有个条件，已经在你手上的书和随后寄你的书，望不要转借他人。因为过去转来转去有些搞乱，弄不清楚了。如别人要借，要它直接来信给我吧。

你整理的资料在“绿星”里发表与否，我没有意见。

芬兰那本书是一本教科书，我没有。

研究生考试录取与否，请即来信。

专此奉复，即请

俚安！

方善境

(1979.) 7.29.

如 Ragnar 到达重庆后，由重庆去武汉，何时抵武汉、搭什么船、什么日期可到武汉，（详告船名、航期及达到日期和时刻），待他临行时马上拍个电报给湖北省世协。（武昌首义三路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内湖北世协）

（孙凯之代笔）

1979. 08.19.

以达同志，

8月14日来信收到。

渝小组在接待 Ragnar 一事中，暴露出种种问题，令人遗憾，搞世界语，只有牺牲个人，没有什么油水好捞。想捞油水的人不配搞世界语的。我过去主要感觉到重庆有些同志（当然不是全体）不大踏实，难以搞好事情，所以我上次

劝你，不去去扛木梢（? ——编者），现在这种局面，如果不把那些存私心搞小动作的人排除出去，那么真正想要做事情（工作）的人只好另起炉灶，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不要给他们利用，那么这些人不就会烟消云散的。即使他们已经得到上级批准，也挽救不了他们。

小组干事会既然统一不起来，干脆提出解散；如他们还要搞，就宣布退出。总的意，不给他们利用。

你想在川大外语学院（应为四川外语学院——编者）里组织小组，这个想法很好，只要纯洁无邪，尽管人数少，倒还可以做些事情，认真踏实地干，也将可以取得成就的。你可以持此信给古存华同志一阅并征询他的意见。我不再另外写信给他，你们商量决定择善而从之。

至于英世界语者是何等样人，我不知道。如你知道他的学历与水平，川外领导同意，然后再向 ÇEL 提出，再由 ÇEL 向对方接洽，这样较妥。否则，谈妥，川外不要，那就弄得非常不好了。（还要考虑到，像这样讲学是否要报到，我不知道，也应注意的一个方面，免得被动。）

旅游业的译员，你所见极是。

专复，祝

你研究生考试第一名！

方善境

(1979.)8.19.

古存华同志代候！

1979.09.09

以达同志，

8月29日来信收到。今把来信各点作复如下。

我以为，如果你们能发挥作用，把原来团体改造好，使之走上正轨，那当然最好。如果办不到，留在里面，如何保持独立性并可以做到免于承担责任。

你们搞学习研究提高水平，这是完全正确的，老是停留在初级水平，忙于搞运动，培养大量初学者没有提高，使自己也没有精力和时间提高，这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Tra la Mondo 我原来想用 E 刊登一些国外消息和转载一些好的文章，使大家有些读物灵通市面，我在这里有条件看到借到国外来的刊物，这是个有利条件，你们那里收不到国外刊物，完全用中文，国外也不愿意交换。CEL 看否出借，我不能保证。所以你们做起来比较困难。所以我希望这件事让武汉刊物去做。你们人手少，刻蜡纸、搞油印、经营出版发行，需要大量时间和人力。如果做起来，很可能把学习时间挤光。所以我劝你们不要搞这个工作，把精力放在学习研究上，附带可以写点文章，支援武汉的刊物。例如编一点对照注释的读物和讨论具体语法上的问题，这样的材料他们是需要的。你们可规定每期提供若干千字的稿子，如果质量可以的话，他们一定会欢迎的。因为他们力量也是不足的。

你要看的书，我本来答应找出来寄给你，但我前已寄给你一些书，不知那些书你看得怎么样了，是否先把那些书看完再换别的书。我看你们看书也要订个计划，按计划形式，这样效果较好。

我的意见，请你们大家商量是否有可取之处？

专复，祝

大家身体健康！

方善境

1979.9.9.

易文斐同志来京开会，我曾晤见过。据他说，领导机关认为周是有问题，易想拉拢二、三位同志（世界语者，也是在学校工作的），向领导机关去联系，谋求建立起领导关系，照他看法，这是有可能的。他已返渝，相对座谈会情况将对在渝同志汇报的吧。

你考取研究生，我向你祝贺。但愿你把学业摆在第一位。你的爱人现在是否在读书，在哪里？小孩怎么安排的？

世界语图书出版社，现在也并入 EPC，但人力大大不够（尤其是水平过得去的），将来请社会上力量给他们译稿，所以水平提高了就不怕没有工作做。水平一般，就没有办法。

（孙凯之代笔）

1979.09.24

以达同志

9月19日来信收到，再上次的来信，记得也写过回信。

你们组织研究会，既然称一个团体，便也有立案，解决领导关系的问题。如果去办，在已有小组的情况下，（易文斐在京时说他有几个老朋友都是党员，他打算向有关部门去备案），领导机关一定要问，为什么不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团体。我看他们不同时批准两个团体的。你们如果只做研究工作，似乎不一定要有团体形式，大家几个人（一）起研究就是了。

出你们所想象的那种刊物的事，第一要有消息来源，这方面我现在无能为力，CÉL大概也不会借给你们，因为他们多余刊物，如果消息来源解决，因少数20-30份，只发给团体及热心人士，报通及时，那么也还是有些意义的，但是要他们听费用，不听费用，这是不合理的。你们如果有时间，用打字办法，每一起印那么3-5张蜡纸。似乎也并无不可。内容限于消息及转载有趣有价值的短文章，人家会喜欢看的，其条件是，不要求投入太多人力，使自己没有工夫学习，这是我的想法，你们以为如何？

82年开UK，我也感觉得太仓促，我信心不大。

开班和学习，需要有课本，提高需要有读物和工具书，这两点大家都已看到，但要做起来，却又不能很快。有了这些条件，大家肯下功夫，就能出人才，倒不在乎有无师资。发音，只要有人正音就行了，当然如有唱片就更好了；没有唱片同样可学。此外，就是要一份铅印的刊物，帮助大家学习提高。

协会的毛病是行动迟缓。

目疾仍在治疗服中药，尚无起色，也无法心急。

专此布复，即颂

近好！

方善境

79. 9. 24.

（此信由孙凯之代笔——编者）

1980 年

1980.06.07.

以达同志，

2/6 来信收到。你的几点意见之一，关于以地方协会为单位组成分校，这一点，怕不好办。这样把地方协会纳入函校组织之内成为分校，这就把函授学校等同于全国世协，我力避造成这种印象。这会引来人家攻击的。但函校和地方团体必然要有协作关系，因为这是两利的。函校发展学员就能扩大地方团体的队伍；而地方团体必然会开展开班辅导、正音等义务工作；函校学员当然会找上门来取的帮助，地方团体也是不会拒绝的。

总务处分发教材，还是直接好，可以减少转折并因此而来的种种困难。我办函校宗旨，你从两个文件中可以看出来，最终目的是多出书，但是我们没有出版社的执照，是没有权力出书向外公开发行的。所有印出来的书，都作为函授教材供内部使用。

录音问题，各地协会，都可单独进行，用不着依靠函校。我看分头进行比较灵活，没有牵制，不要集中到函校来。如果要函校帮助时，当然也应该帮助，而各地协会也一定会协助函校。

班级划分问题，我打算初级班分上下两学期，中级班亦同，只是一个一个学期往下办，不是同时招生。这个函校将多收学员，因此只好采取一刀切做法。不能开流水席。否则，将应付不了。办了几期之后，如果有可能，也可以半年甚至一季招新生一班，因为这与招生广告有关，不能一年到头做招生工作。

初级课本没有练习，是我有意这样安排的，不是漏印，尽量地把时间花在诵读上。函校课本收有习题，每月交作业一次。

Tuta Esperanto 这本书确实很好，但我觉得读完我的初级课本还不能读它。

Kompleta Gramatiko kaj Vortfarado 知道已经快分译完毕，很好，很高兴。

书中的例句请译出来。附录也请译进去。译文要用稿笺誊清，以利发排。例句的世界语部分最好能用打字机打出来。我非常担心会排出很多错误来。因为这都要送到贵阳去排印校对。

你们的“春天”出了，很好。武汉的“希望新刊”总是难产。

敬礼！

方善境

80-06-07.

La Tuta Esperanto 一书，已经译出，并改变为中级语法，正请人在刻写蜡纸中，顺告。

谢谢你的问候！

Petro. S. Kaiz

附录（Aldono）：

词典工作近况

和我有通信联系的同志们，闻讯后都极兴奋，愿出力参加工作，主动提出可以担任的项目，不少同志还愿意前来北京。

但有一些不利的情况。我们局里没有抓紧这个工作。按任务是落在外文局，与协会无关，且也无法插手。由杂志社作为中心，具体进行。

向外地借人，需要有办公及住宿的房子。这个，杂志社无法解决，所以要局里支持才能去借。关于能否请教育部在借人问题上给予支持，我曾向陈原探询。据言：词典会议的召开，教育部是列了名的。但会开完向国务院报告时，却只有出版局单独署名，因此教育部是不可能来管的。而我们向外借人，也要外文局出面，因此未经局里点头，难于进行。我社的意思，要先促局里抓起来，同意支持借人和拨给必要的房子，才好动手。

除卡片已在切之外（还为切来），其他尚在等候中。收集资料，译科技术语，拟用统一的卡片。切来后，才可以寄给有关同志备用，并动起手来。社里的意思，如局里对房子问题同以解决，拟先向湖北借人。

但据外贸学院周力同志告诉我，他们借人很不顺利。看来此事并不容易。只好做来看了。而我们社做事也不甚泼辣大胆。希望北京的同志请注意勿抱过大希望。我们自己则在拟定工作方案之中，以便商量决定后油印发给参加工作同志，大家统一思想，以求步调一致少走弯路。

越南前次来代表团两人来我国访问，现在他们回请，中国将派一个三人代表团前去访问。三个人为陈原、龚佩康（杂志社的）、李玉萍（女，电台的）。拟于十月廿一日启程。协会的机构还搭不起来。其任务目下只限于友好活动，对内教学，上级领导并未考虑在内。协会希望从友好活动中做出一些成绩，然后看是否能够有所发展，逐步能把对内工作也列入活动范围之内。

包头和上杭各有一个中学，这学期起，各开了一个世界语班。是各该校的教员自发活动出来的。包头那班是结合教改试行的。

关于协会搭班子，上次谈的还是过于乐观了。原来初步商妥向电台抽两个人。现在既要搞词典，电台本身从明年起，要增加时间，不同地区播不同内容，实际工作量要增加 150%，因此原来这个初步成议又告吹了。

如果协会恢复活动，大概也只是作外事活动的一部分。要有了成绩，才能指望以后是否能发展，也兼搞对内云。